恩坡散稿

列傳
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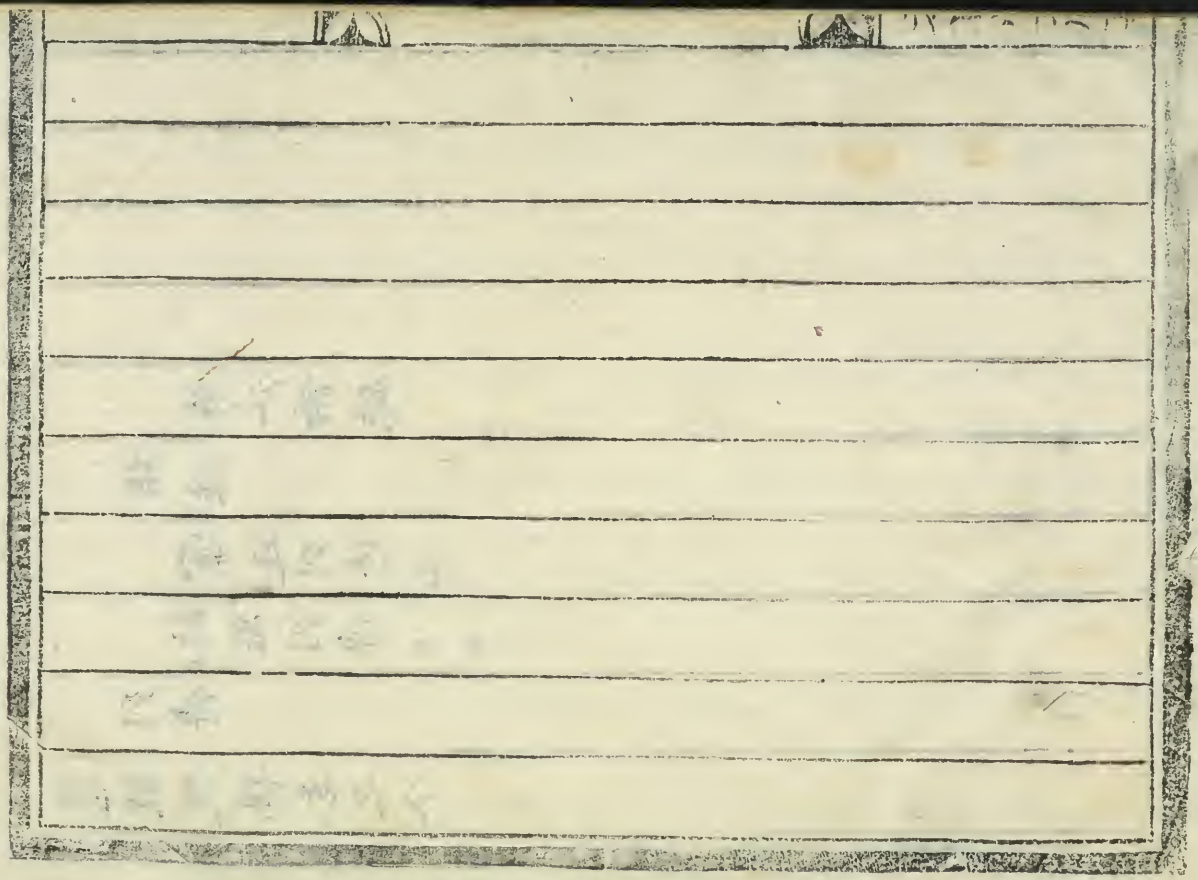
556.3.8
3123
v.8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恩波散稿卷之八
列傳
純忠列傳 十六
黨逆列傳 九
語錄
黃江語錄

東244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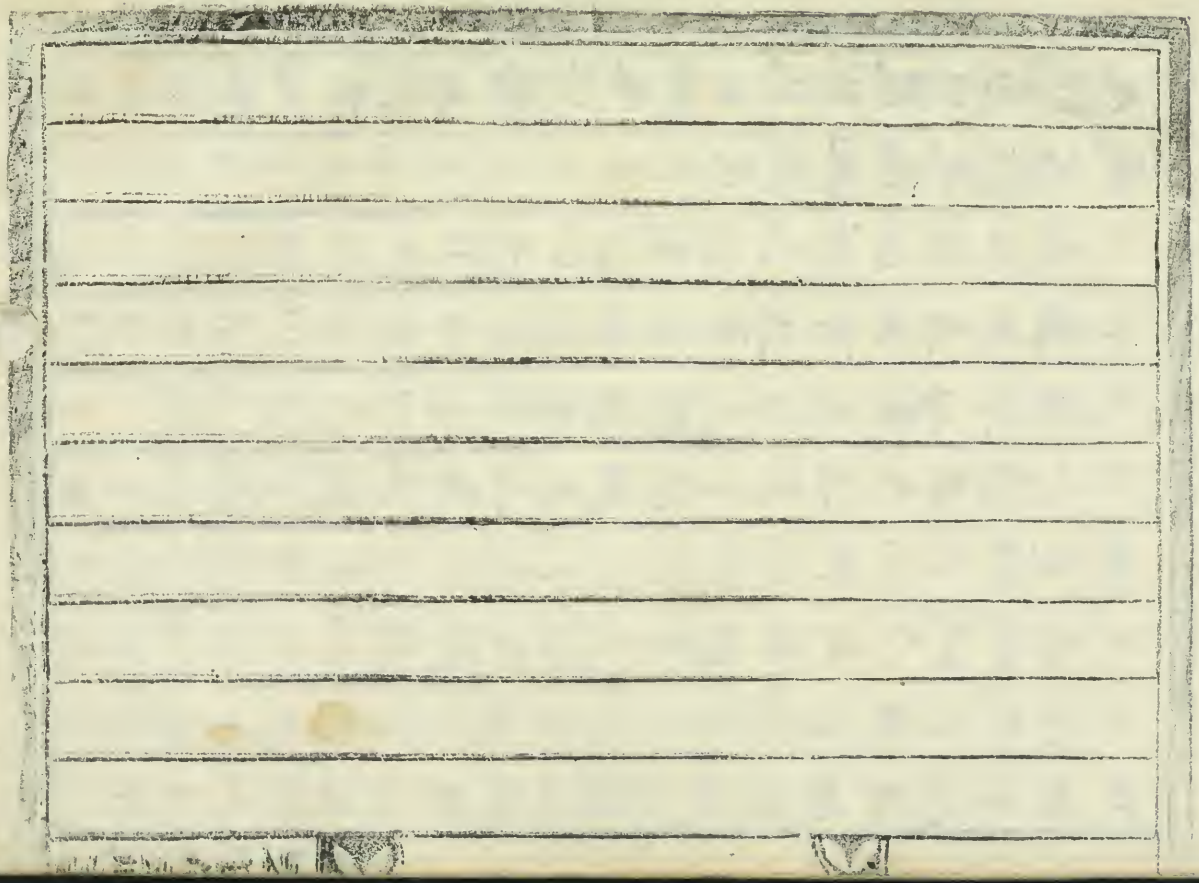
列傳

叙純忠傳

歐陽子五代史有一行傳所謂一行者何也治世君子多而小人少所以善善者舉大而畧小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所以善善者雖至微而必録此夫子所以勿殤童騎而歐陽子一行之傳其有得於春秋善善之義歟　國家壬午之變史遷所謂前諐後賊卽其時也諐說肆行朝臣多附合觀望無一人矢心殉身而大臣諸臣或有先事遠慮陰折凶賊之角距者

或有遲徊眷顧默效翊護之誠者及其發作或有隱忍惻怛者或有慷慨決裂者雖不可謂成事死事是亦忠而已人臣惟國事是念不顧禍福不計利害鬻然自發於心無所為而為者純忠也若其有所為而自以為忠者此豈可為純忠也哉我朝黨論前古所無畫界分疆歷累代膠固傳守有如賢籍氏姓之不可變及夫國有大事變忠逆之分或有相合於楚越之際或有相仇於堂室之內此皆由於無所為而為惟義利是判也哉　先王末年表章壬午諸臣之守義者屢示徵意於予盛哉亂賊之猶不知懼何也聖

人作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陽無終盡之理理無不
復之時是為純忠傳



純忠傳

俞拓基傳

俞拓基大司憲檄之孫也弱冠儼然如長者人皆宠之 肅廟朝年二十四登第歷翰苑三司風裁服一世 景廟朝以 世弟毋封奏請書狀使還陞秩既而為黨人擯斥被竄 英廟初拜諫長自此屢典藩驟遷至拜相先是辛丑建儲兩大臣金昌集李頤命久被誣未復官至是始復多拓基力屢言柳鳳輝趙泰耆等未正罪不得請未幾罷相居渼陰江墅

書籍自娛不與交多名流趙觀彬金鎮商李箕鎮恬退不與時合者也至晚年時相金尚魯與洪啓禧有憯謀危逼　儲位甚閒　兩宮拓基深憂之每入朝見尚魯不少假辭色尚魯憚之時原任大臣李宗城亦與尚魯角立拓基與宗城異論而至是相合甚隆相對噓唏有事輒相議人多異之或有問其故拓基言吾知其為國之忠不以相好標榜不須言也使瀋陽歷見宗城宗城設為彼中問答送之果如其言拓基又深服雖如也趙載浩亦知尚魯幽謀深憂之罷相將退居東峽舟過渼陰拓基知載浩意肩輿訪舟

中語移日人莫得聞尚曾啓禧兩賊玉焰日熾儲
位甚危相臣李天輔為尚曾陰作罷相首相鈇上
忽重卜拓基十九年復拜不力辭就位每與尚曾會
朝堂色嚴厲尚曾不敢言入對上從容若有所教
拓基輒奏廟堂事上亦竟不言未幾兇相貞聖
后禮陟遏三年時上春秋六十六新毋后諸大
臣入侍拓基無一言賀上責以無臣分削黜尋
叙年至致仕尚曾啟禧黨多上書東宮訐微事煽
動中外募老儒生安衡稱太學疏上之國子長徐命
膺緘疏語危逼賊革詔以直截至言安衡配享命
膺

獻官尹在讓大祝老不死不言之拓基可代犧其見
忤賊黨如此翌年壬午　宮中有變拓基入侍泣
奏曰臣老不死見今日是臣罪也　上亦為之潸泣
改容賊黨既唇亟更蓄惜圖尚曾啟禧黨連締龜柱
殼言攻洪鳳漢危逼　世孫有南北名拓基憂之心
主兩作而不輕言予等門生亦不能測　進宴拓基
以奉朝賀赴外班見洪鳳漢引兩王孫戲笑時拓基
從侄彦鎬在傍既歸彦鎬曰今日洪相事可駭拓基
曰何事彦鎬具述其狀見狀拓基曰然乎吾未見矣
更不言蓋知彦鎬附南攻北不欲言也女婿尹著東

附時議多激論被　謚拓基貽書言謚疏不如直疏直疏不如無疏君不聽老夫言可恨亦以著東言沽直不喜也拓基卒數年南黨啖出韓鎌紲有龜柱白疏世道益裂人謂使拓基在不知謂如何也拓基顏貌魁偉泥深有咒量　上嘗褒以重厚謹慎及卒特

命不待状　贈謚文翼徵士金元行資其像曰鞠躬而登殿陛人主為之改容屏跡而處江湖四方望其有為人謂紀實拓基卒浚三十年龜柱黨鄭日煃與人書深斥南北兩斥之論謂拓基不爽不惠而譏之人尤知拓基忤黨人至深也子彦鉉蔭仕至忝判

孫漢寧漢寓登第顯仕

外史氏曰余嘗見文翼魁顏如山岳其所謂不見運動功澤有及者非郎雖不能如李泌旋乾轉坤之功使詮賊不敢輒肆於前汲汲有如帝豹在山之勢也嘗聞文翼喜讀素問道德經其有得於利兇不輕示人者歟先事見幾之智確執不拔之量求之古人不易得而當愛無一言後世必亦有議貶也夫

李宗城傳

李宗城　宣廟朝名臣恒福五代孫也父台佐諫父先佐皆為相宗城少登第拜弘文正字極選也嘗師

事光佐初天海公言謂　景廟無疾忠誠逼逮　儲
代理相臣閔鎮遠討光佐以　景廟大漸不設議藥
廳及光佐死臺諫連　啟宗城上疏訟之言親為祖
兄義為師生後宗城大顯用至拜相而不得久於位
常在西樞乙亥逆獄朝廷追究辛壬事趙泰耆柳鳳
輝並追施竝律光佐亦追奪宗城上疏言義理大定
人或譏其兩截　上鞫囚金糶承糶白一鏡從孫也
親臨崇禮門行受馘禮宗城進曰受馘重典彼一
小醜何煩　臨門恐為後世笑　上怒罷其職或謂
宗城公不畏死乎何妄言也宗城笑曰此所以不死

也聞者笑之金尚書洪啓禧謀逼儲位甚閒兩宮宗城與原任大臣俞拓基素異論至是相合甚躍以拓基與尚書啓禧角立也拓基居渼陰宗城居長湍朝賀八城必相會時後宮有娠傳說多岐屬尚書與汝宮親厚文聖國綿結待彌月至有恭默閣容奏事將不測宗城聞之入京將請對盡言謂從弟宗白曰吾得死所矣宗白言先事輕發無益必有禍力止之諸大臣聞宗城無故入城多疑之時原任大臣李天輔亦與賊角立宗白見天輔具述其從兄意天輔聞之亦噓唏約宗城承候共登筵徵察上意

汲數日並入　侍　上教予激惱示掌中字宗城泣
曰國亡則亡而已何為此　教臣死而已天輔亦泣
曰外間至有以汲宮殉月為說此皆由誅賊　聖上
豈為此乎　上不豫而罷宗城不遂鄉遂留郊外過
三月聞汲宮生女始辭歸入　侍奏曰汲宮生女臣
今歸矣聞者吐舌宗城善料事拓基使濟陽歷訪宗
城宗城問彼人有問如此何以答之拓基不能對宗
城曰答當如是拓基入濟胡皇亦問果如宗城言拓
基以宗城言對之拓基常稱宗城如神宗城性清慎
謹約典西北重藩剛嚴絲棱威震列郡一邦敬畏久

不敢名臨卒執李夔章手曰國事有可死死可不死非也君其知之夔章曰知之宗城曰君今贊言我死無恨尋卒後數年有壬午變人皆謂使宗城在死矣初謚孝剛謚法追補前愆曰剛應教賊臣洪相簡啓禧孫所謂追補捐乙亥疏也後　今上戊申　上命改謚文忠　御製祭文有曰三月郊居為誰遲遲騎箕之日內家飯素人始知宗城卒　宮中設素也無子取宗白子敬倫為後累官至亞卿

外史氏曰文忠與文翼晚相好豈所謂君子無黨而有朋者耶可知其為國純心文忠剛直文翼重厚文

羣固不能死而使文忠在者必死若其歸時奏語百世之下尚可見其必死之心也夫

李天輔傳

李天輔　宣廟朝名臣文忠公廷龜五代孫也廷龜子明漢明漢子一相俱為太學士世稱三世文衡天輔一相曾孫也少力學善文章與吳瑗南有容黃景源遊有名一世天輔性卓犖不羈家且貧年過四十調蔭仕不利公車先是吳瑗已登第為太學士主試天輔與其從子益輔俱中第唱名即拜弘文正字參下玉堂不常簡之官李宗城後天輔始拜登第十四

年拜相與僚相金尚魯不合 貞聖后禮陟天輔以
領相為摠護使左相尚魯因 殯啟徹事陰市奏罷
相尚魯與洪啟禧謀間 兩宮惜圖日慫先是 世
子代理庶務月行六對裁決 上忽命減三對天輔
進劄言 小朝引接臣僚只有六對今不可減力言
之尚魯與淑宮親厲文聖國綍結淑宮有娠中外洶
洶天輔深憂之原任大臣李宗城在鄉聞之入京天
輔聞宗城來心疑之宗城從容宗曰就見天輔具述
宗城意天輔約宗城同入冰 候察 上意既入侍
上教激惱亦掌中字宗城泣奏不可天輔亦泣曰

外間至有言待後宮殫月此謗賊之言　聖上豈有
此乎臣等有死而已　上不豫而罷後數月後宮生
女宗城辭遜鄉天輔居常悒悒著鉤弋夫人論言武
帝使鉤弋死知鉤弋尚巫蠱誤也語多激切以見志
天輔疎器寬洪昧服衣帶褻褻不自知晚年所居失
火火及鬚不驚動人服其量平生自以能文章家世
文衡意欲緡主之太學士趙觀彬專文柄竟不許嘗
恨之　昭霊園毋文觀彬不製進　上怒速鞫舉朝
驚惶天輔奏曰毋文何必觀彬使臣製者豈不如觀
彬乎不一言伸救朴文秀素與觀彬有嫌力言伸救

退謂人曰老論皆非人也人為天輔者之後數年觀
彬任榮順泰劾天輔人知其報復為觀彬短之末年
漸見說賊勢盛常時憂國鬱鬱不得意尋病卒人謂
憂懣之祟謚文簡無子取族子文源為後登第顯仕
至崇政吏判

徐志修傳

徐志修相臣命均子也命均父宗泰及命均志修三
世為相家世清慎儉約一世稱之志修英廟朝登
第歷敭清顯性廉潔簡默不與世俗徵逐門庭泊然
所與遊皆布衣舊交人不知為宰相也　上雅重之

年未老位至列卿草野誦其名敬服之時金尚嘗訪
啓禧黨有函謀撝逼　儲位志修舊要與宗人亦有
為其黨者志修深憂之若免賊黨內肆說搆外布訛
惑購募龍洞明禮兩官僕隸亂行閭里掠奪貨物補
有　東宮令行路市井惴惴伏匿志修為大司憲未
拜適訪一儒生對棋傍有鄉居舊識老生謂志修曰
公世受國恩位列卿清名滿朝野延日閭巷有不測
之說職在風憲不言之又不捕治何以報國恩副人
望乎志修手持碁下一子連聲呼君言是矣既卒局
令明日出仕盡發府隸捕城市亂行者日囚鞫甚嚴

都下始帖然志修帶春坊賓客見賊軍行謀東宮
常不安飢分宮不敢穀進見志修每入對泣陳盡誠
盡孝之道賊軍當謀東宮不開諫志修力請日三
請勤勤懇懇誠見于外或至涕泣東宮敬悼而深
感之其言無不從壬午變志修如不欲生家居罕與
人見悒悒不樂以未死為恨時洪鳳漢擅權朝臣多
諂附雲從街掛畫一幅殺人為一人舐痔一人遠立
戴額人各書姓名遠立者志修不知誰所為也志修
拜相屬漢同坐朝堂語諸宰吾之建白施行有一得
外聞謂汝相公所為汝相公有一失又謂吾所為善

歸於波相公惡歸於吾此閣命殺志修笑之　景廟
朝辛丑建　儲時儒生金龍澤等五人與議睦虎龍
告變五人等誅死沒　英廟庚申辛丑諸臣皆伸理
　上獨不許五人反案志修力卞之始得雪志修家
世稍少論而自其父命均持論不深刻辛壬間無所
犯志修素論亦寬平少論嘗以五人為辛壬嫉肯蘖
久未伸者至志修理之多不悅志修陪　車駕至彰
義宮時　上有激惱閒閣不進湯劑志修退伏庭中
時夜大雪翌朝　上開戶視之志修尚伏在地雪與
身齊槳貂帽髣髴出雪外　上深感之　命內侍扶

赵賜煖帽即退志修感寒疾尋卒都民輟舂相吊謚
文清人言志修平生無可疵嘗為吏判除金龜柱脥
邑時龜柱新入仕年二十三人以此短之子有臣登
第為太學士孫榮輔亦登第顯仕

趙載浩傳

趙載浩　孝純嬪兄也父文命策揚武勳拜相尋卒
載浩由蔭官擢第數年致位列卿美容額善談辯
上深重之翰林金和澤嘗語人曰儀秦之辯吾所不
見必無勝於載浩叔父顯命亦策勳拜相門闌赫
孝純嬪嘗憂盛滿私覿戒載浩避權載浩多居外

屢典藩及　嬪薨拜相登科纔十年年五十三疏引
嬪遺戒不膺　命　上累敦迫過九月始拜　命
初逆奏討李光佐罪言斬草除根光佐少論所扶護
載浩有此奏其黨怨之翌年己亥大獄起恭菴鳳翽
追施大逆律光佐趙恭億崔錫恒並追奪少論一隊
謂載浩先知其衆益惡之獄後　上命撰闡義昭鑑
大臣金在魯愍哉主其事有窮本沂源之論以　肅
廟辛巳相臣南九萬柳尚運崔錫鼎等緩治張希載
獄議首揭昭鑑載浩聞之使元景夏上達　上大怒
下嚴教議遂寢景夏載浩妻弟也載浩力辭相呈辭

百餘度遠付判中樞時賊臣金尚嘗洪啟禧倡乙謀
慫間　兩宮載浩深憂之力主保護論自以處地異
人不得言不可在朝退居東矣之春川時相臣俞拓
基退居漢陰江上載浩知拓基與尚嘗角立心詗之
舟往春川泊漢陰江岸拓基聞之肩輿至舟中語時
事揮淚相托而別舟中一琴一笛棋局詩卷蕭然如
出塵望見歸帆漸遠歸而歎曰趙判府真神仙中人
丁丑春　仁元貞聖兩聖后昇遐載浩至　闕下外
班而歸己卯　祔廟禮成　上新冊后賀儀成載浩
補病不入　上以載浩三年不入吊無人臣禮　命

竄林川尋放還竟不入朝鄭肇良尉馬致達叔父與賊單連屋中用事為閥西伯以載浩舊要有書饋載浩不答邀其書人多危之時尚曾啓禧謀日慫廷臣多希兩賊旨稱陳勉上書　東宮語捏逼載浩嘆曰儲君在潛德之位人臣之義從容面陳如徐一之可也不可訐揚賓客徐志修　胄筵屢陳戒一之志修字也徐命膺以國子長上書語絕悖載浩使改胄枳望　東宮知載浩與諛賊貳嘗待其入朝壬午五月景彥夔沒　東宮命柱坊官載浩從侄維鎮往問載浩變書事載浩責維鎮曰宮官奉　睿教問議大

臣重事也叔侄之親私相語乎　小朝有俯問他宮官可也汝敢冰命来促還之使其子往見宮官李萬恢轉達曰願　小朝毋究竟書事但盡誠意臣知賊輩不足憂也載浩恐竟出不意逗居加平將聞變即入嵗曰吾雖未及入俞相在必有為也閏五月十三日　上謂大臣曰春川大臣必高卧笑余君臣之蒼黃載浩行發路見小報俞相無建白嘆嗟投之地毅日入城左相洪鳳漢知載浩意使載浩延戚金相福往覘之載浩灑泣言將入對死爭相福入報鳳漢時載浩詣　闕待罪　上命入侍載浩將入相福以鳳

漢意来言八侍當並力而爭　關中有事可少遲須
史　上教載浩不即奔問　命嚴職繼　命削黜中
道付處載浩既誦鳳漢與頎相申晚原任大臣鄭肇
良相議載浩宿遂一八對必盡言　上意不可知吾
輩之族且赤矣先是庶孽嚴弘祖願能文出入措紳
間往謁載浩座中有南人睦重道庶孽柳緌南玉等
載浩言南人百年廢塞庶孽久錮理當通用今日朝
象尤論凶惡少論姦回皆不可用弘祖到京傳說玉
堂李潳以弘祖言偶及於鳳漢至是鳳漢以其言上
聞使潳歷言之　上以載浩洋退為沒日翻覆詐大

怒逮問弘福重道綵玉等供如弘福言皆戕誅三司
啓請載浩荐棘于鍾城連請按律　上詢問廷臣
賜死當否武臣張志恒獨言臣不知載浩之罪　嚴
教竄志恒遂賜載浩死以載浩故相之子與已已餘
孽為浚日異酋　命撫録名嚴卞藏史庫兩司　啓
竄其子浚鳳漢言勲臣之祀不可以載浩主之移宗
其弟　上怒曰趙載浩雖死非逆賊甲申定宗統
命世孫承　孝章世子浚　命宥載浩于乙未載浩
女擊登聞鼓暴載浩冤　上特命復官丙申　孝章
世子追崇為真宗　嬪為孝純王后數年載浩子觀

鎮以國舅嗣孫　命除職

外史氏曰人有心跡之分而跡反於心者有之君子恕其跡而知其心載浩憂時退居隱然若折奸崩而戢亂圖使一世可以倚而為重閘維鎮言既不能進而一言謂俞相在及變見小報嘆嗟授地望於人何其過厚也誠有為一死之心雖百革遲之即八對痛哭碎首仗衛之下而遲徊不自決不得一言卒死於暗昧跡其事難免尚論之譏觀於絕鞏良貶命膺有可以知其心也夫

任珹傳

任珹京師名族也　英廟朝登第出入侍從壬午春
拜侍講院司書初　東宮代理庶務賊臣尚震啓禧
倡凶謀慫聞　兩宮庚辰　上移御慶熙宮既分宮
中外人心洶懼珹侍講　冑筵陳戒甚切　東宮知
珹誠意日開筵進言多容受是年五月有羅景彦獄
　上親鞫景彦景彦從衣縫中上疏書　東宮請慶
熙宮待罪珹聞疏馳進　東宮使珹探廷議時夜深
十往返　東宮嘆曰此人體小心壯廷臣請景彦直
斬珹曰景彦賤隷也不問指嗾往殺滅口可乎大司
諫李心源判義禁韓翼謇始請鞫　上怒並罷職

命東宮入侍　天威震疊促　東宮遽　東宮惶惧
出門欲步遽百官立門外惴惴無人色珹進言其不
可牽裾爭之促進輿　東宮命輿坐流涕　教曰此
有勢大家所為珹曰　邸下何為出此言　東宮下
令捕廳究問景彦旁珹力爭事得寢珹曰　上方怒
邸下可進見不許則當席藁　闕外　東宮垂涕
曰司書不知進見亦罪不進見亦罪也珹曰　邸下
但盡分領相申晚請對　東宮不許珹曰可少留更
請晚拂起言不見則已乃強請邸珹入陳不見之失
東宮曰不見豈無意乎閏五月十三日　上忽詣

昌德宮拜　真殿仍行禮于　徽寧殿　命　東宮
八叅擧朝惶惧舂杵坊或有自外逃者城與諸僚隨
詣　徽寧殿禮畢見　東宮忽下板位地仗城仗侍
左右仰瞻　殿上宣傳官顚倒出入侍衛皆露刃環
立　玉音震厲　東宮脫冕服城手止　東宮撤其
手解玉帶叩頭血出城雙手擎額曰何至是　東宮
曰　上有　敎不忍聞求死不得城與諸僚進　殿陛
下免冠頓首言曰先正臣等不能之罪以聞　邸下
自新之路聲淚俱發　上亦流涕曰彼居前者任城
耶甫等皆退城與文學邊得讓出謂大臣曰大臣何

不上殿力爭大臣入門因　嚴教旋出　上又怒責
東宮　東宮對曰臣聞命矣手裂龍袍以自擬珹
泣挽不得止至昏塞珹告同僚曰事急請　世孫來
因手解結急呼醫官進藥門卒阻之珹抗聲叱始得
入急灌藥良久始有省視珹睞提珹耳屬之曰　天
怒不解余命延止孰有愬告於　中宮殿冀有萬一
珹曰大臣在門外就議之即出諭　睿意晚曰大臣
何能為春坊自為之珹曰此何時乃推諉遂呼司謁
言無論中官內人誰可往慶源宮者竟不得珹遂獨
進前陛辭首流血攢手祝曰　殿下止仁止慈獨不

念宗社靡托乎忽聞　玉音驚咽曰誰呼　世孫来
回顧　世孫伏在　東宮沒時十一歲珹泣曰　殿
下見此豈無動心乎　上亦泣下　命別軍職抱
世孫出　東宮方仆地抬　世孫延前　世孫將進
別軍職抱不解　世孫在抱俾却之珹大聲責曰雖
有　上命汝何敢無禮於　世孫　上乃命金聖應
抱出　上以醫官進藥　世孫入庭皆舂坊所為
命罷職又　命六鎮按畢珹曰臣不死不敢退　命
禁卒驅珹出俄而殿門忽擾　東宮為便旋出　上
俾還入傳呼震地　東宮執珹手入門甫踰閾門卒

以 上命不納引珹推門外仆地有頃聞庭中事珹
擊門痛哭夜一鼓出呼宮官曰有水珹曰有水何從
入竇曰小隙可通珹袖器入門內交戟珹曰我春坊
官老衛士曰此人不可阻遂奮身入 東宮從隙中
見珹 教曰司書從何來渴甚可得水珹進醍醐湯
清心丸調水 東宮飲其半賜珹飲珹請留更進
東宮脫袂衣拽單衫来珹再往還見殿上燈燭熒煌
翩戟森列衛士雖感其誠意出入不阻而珹知不可
久留涕泣達曰臣是遠配罪人一出門永辭左右
大朝止仁止慈豈不感佃願 邸下保重 東宮曰

配將何地城曰鍾城語未已　上手持尚方劒下階
曰此漢復來守城遂屏出時夜四鼓　嬪宮　世孫
出丹鳳門城泣送路左翌朝　命寢捉畀止罷職城
待罪　闕下十餘日成服而退後　上每教筵臣曰
當日春坊官中面長髯多塵泥滿首叩額出血者是
任城乎朝臣恐　上心悪之不擬職屢年除持平特
召入侍　上太息令滑城每登筵　上輒噓唏曰某
年春坊被灑逸申晦曰此人嘗欲從死遂扳圖後更
圖拜弘文校理　上親祭　永禧殿特差大祝陞資
拜承旨　上曰今日陞資壬午陰德也後除大司諫

不拜壬午沒權貴多忌嫉而國人無不誦之趙載翰故相豐原君顯命子也時或来訪城丙申春　英廟賓天　今上登極有李一和者載翰子館客也敢懷希覬上疏言某年事　上震怒親鞫辭連載翰父子載翰子欲藉重城謂其父與城親有事相議遂　命逮城不問直配鍾城城出獄嘆曰某年當死不死配鍾城旋寢令謫其地天也夷然就道未幾蒙宥久未叙城病沒始給牒沒　贈吏判謚忠禧錄其沒子希存登第方顯仕

尹塾傳

尹墅坡平府院君瑞之後也　英廟朝登第拜翰林
壬午五月羅景彦之變　上親鞫墅以史官入侍見
諸臣不力請究問直斬以滅口心慷憤痛而不敢言
閏五月十三日　上忽詢昌德宮墅以史官進　上
展拜　真殿仍詣　徽寧殿　東宮率兩坊諸臣祗
迎隨詣　上入殿內　東宮詣庭中板位行禮墅在
上前　上忽斂掌厲聲曰諸臣聞神語乎　貞聖
告戒變在呼吸　命侍衛露刃　命東宮下板位有
不忍聞之　教　東宮叩頭額傷血出司書任珹以
手遮地　上促　命東宮脫冕服掌臣驚惶脫帽墅

心念　聖上豈以神語有此事人臣義當死　東宮氣塞仍城呼醫官進清心丸　上下敎醫官進藥迺律梁首注書李光鉉謂塾曰事急醫官不進藥塾卽瞻　上入殿內直往東快門謂內醫金復亨曰汝何不進藥復亨曰進藥被迺律塾叱曰不進藥眞迺耳塾氣忿忿大聲曰藥房提調安在不率醫官進藥門卒一人拔大門閂戟而開路曰此官員之言豈不是乎汝輩進藥物退而梁首豈不榮哉吾今開路公等勿謂吾輩阻之醫官方奉輿以藥入進服少甦　上出臨殿問誰進藥　命宣傳官斬奉輿醫以代梁首

時東西挾門守卒皆露刃結鋩大臣不得入領相申晩左相洪鳳漢判府事鄭肇良都承旨李晩章立門外莫能入塾意大臣入萬一有益直走西挾門執大臣手排闥而入武校揮劍欲斷臂塾厲聲叱曰雖汝輩豈不知 儲君敢阻大臣入乎武校少却塾遂挽三相承旨手以入三相至殿陛下未及言 命罷職皆出 世孫入庭伏 東宮復 上驚咽泣下 命金聖應抱出 上怒轉激塾出門見三相曰今事益急何不進前力爭晩怒叱曰此何人侵責見罷之大臣鳳漢亦怒叱曰翰林職在上前乃責大臣塾怒答

曰此時不能碎首天陛將焉用大臣塾謂上番翰林
李致中　小朝翰林林德曦曰我等齎往奉　世孫
来遂進　世孫宮門外與守門人相爭聲徹內請書
官背負　世孫出塾先詣殿庭見事急進　東宮前
徹告從　命則事不測請泣乞勿遏承　命　上怒
益震連下　嚴教戒而　世孫入　上下殿抱膝上
召金聖應遂奉出三相同入侍殿內　傳教遂下時
任珹從隙中進醒酲湯藥水搜衣以進塾見洪辟漢
以手鞭髑睨出密語睨進前有奏　上手持尚方劒
下增曰此漢等復来珹與桂坊金履坤跳出　上命

防隙晛等請加痛洪鳳漢面如土泣乞曰豈忍為此
上止之　御筆傳敎遂出承旨皆不書以　御筆
頒下　命　嬪宮世孫出黍秔葦席軍校皆失觳
呼痛晛輩良撦漢等嬉笑自若匝坐對食十一字凶
言聚首為說墊與在廷者皆聞之墊憤不自勝顯言
斥大臣大臣亦聞之　親鞫宣官朴弼秀　上泣曰
二十八年呼元良今則已矣昨日神語二字是予權
法顧謂墊曰翰林中有曾經說書者乎鳳漢對曰尹
墊曾經說書悲泣異他人矣晛鳳漢仍奏曰臣等罔
有罪尹墊林德曛叱辱臣等如奴隸不罪墊等臣等

無面對人　上庭鞫墊墊供臣曾經春坊但知宪痛
不知大臣　上命墊島竄居無何　上敎年少之人
瘴海易病死移配康津尋宥後十年韓錄沈儀之為
尚嘗龜柱黨所啖疏討鳳漢有及壬午事　上敎此
當日八侍之臣所傳說遂　命墊配畎羅尋放還
今上丁酉除騎郎特授校理陞資尋加嘉善拜大司
諫疏言晩輩二賊至惛之說極迸之狀臣有目見耳
聞又有傳播而入耳者為今日臣子有口難言者兩
賊舊凶之時也有筆難陳者兩賊危逼之說也晦及
龜禧連夜追逐潛議者何說所營者何事必欲危動

戒 聖上幾不安於 貳極之位云云三司始發
啓 上命三司八侍有不忍聞之 教卽停 啓後
數年塾擢拜中權為金鍾秀所深嫉不安於朝特補
黃海兵使縱酒失明塾疏後八年金漢耆始上疏訟
龜柱究以為羣晩聲息不相及其時龜柱年幼不省
事又以儒臣沈樂洙疏論羣晩龜柱事謂與塾相傳
為法而詆之語多凶慘益羣晩晦禧與龜柱皆有脉
絡壬午龜柱年已二十三筮仕一世所皆知也塾時
病眩忽然曰此事人孰不知吾著與漢耆卞又謂人
曰為我言沈某須勿對卞人心齊憤三十年如一日

此何足卞況漢着亂言尤不宜容口塾病瘰　上思念不已屢超秩拜判中樞宣阮　批遣史官如大臣例瘰疾八年卒特　贈議政謚忠肅錄用嗣孫每時　上眷遇自張其樹立每稱古人某某比擬不倫自以為如其人居官多瓚詡

林德躋傳

林德躋承旨光弼子也　英廟朝登苐拜翰林時大小朝分宮仕直昌德宮壬午閏五月十三日　上詣昌德宮拜　真殿仍詣　徽寧殿　東宮隨詣行禮德躋侍　東宮陪進禮畢　上忽厲聲有不忍聞

之 敎 東宮降位伏庭中叩額出血忽見侍衛露
刃羣臣驚惶脫帽東西挾門卒露刃結銃大臣以下
不得入 世孫入庭伏 東宮後 上命金聖應抱
出 東宮氣塞醫官奉藥以進語詳任珹傳 上以
醫官進藥 世孫入來皆春坊所為並令驅出門外
德濟獨伏侍 東宮後 上問留在者誰左右以德
濟對 上又命別軍職曳出德濟勃然起坐叱軍職
曰鍮硯尚在吾手中吾手可斬汝何敢曳吾手乎軍
職却立 上命軍職四人曳出 東宮執德濟衣號
泣曰春坊盡出獨此人在側令又出余誰依乎俄而

東宮出便旋　上促還八　東宮還八庭哀鄰
上怒轉加事甚急尹壎出門要大臣八庭力爭竟不
八德濟與壎更謀奉　世孫八僧向講書院德濟見
金聖應問曰何不更奉　世孫八聖應答曰大臣宰
相不得矣德濟曰大臣豈無父子德濟壎與門外諸
臣爭聲聞于內講書官背負　世孫出　世孫未及
八庭　上敎震疊俄而　世孫八　上下殿抱置牀
上更召金聖應奉出翌日領相申晩左相洪鳳漢等
奏曰臣等固有罪林德濟尹壎叱辱臣等如奴隷不
罪德濟壎臣等無對人面矣　上命竄配尋宥還官

至正言咸平縣簿卒德齊性正直居家律己繩墨甚嚴口不言其年事人有問者輒曰人臣當其日未死為愧更何言愀然改容人不敢復問　今上朝特贈吏判謚忠憲錄其子性運

李夔章韓光肇傳

李夔章高麗忠臣文靖公穡之後已卯名臣耔之代孫也　英廟朝登第以恬簡名典外藩稱吏事明核嘗與李宗城覯好時金尚魯洪啓禧談間　兩宮宗城夔章相與憂宗城臨沒托夔章死國事壬午閏五月之變夔章以郡詠首從　車駕昌德宮　上詣

徽寧殿 東宮隨入衛士交戟守門宣傳官吹螺驟
軍大臣諸臣不得入 夔章與領相申晩左相洪鳳漢
判府事鄭肇良在 徽寧殿門外翰林尹墍挽大臣
及 夔章手以入 東宮地伏侍衛露刃大臣進堦下
語未畢 命罷職出 夔章進前厲聲曰 殿下今日
何為有此舉 上答宣禧宮所奏 夔章厲聲奏曰
殿下以膚受之譖忍有此 教乎 上震怒 命 夔
章逆正邦刑 夔章趨出 上望見 夔章出遽收正刑
之 教 罷職承旨李翼元呼 夔章 傳教還收卽
入 夔章曰逆正邦刑罪人當就刑何敢入乎 待命

金吾屢日　上邊宮始退後即叙每八侍　上優侍
之嘗言未死為愧奏章少時善相者言科宦始末幾
死復生有足疾當死果以足疾卒官至參判　令上
朝　贈爵誼錄其子恒演
韓光肇　宣廟朝相臣應寅之汝判書師淳子也
英廟朝登苧歷清顯簡約自守金尚魯洪啟禧構誣
兩宮朝臣多希合賊謀稱陳勉上書積公車光肇
深憂之辛巳賊禧因事通議搢紳為危逼計人多和
附光肇知舊亦有同其議者光肇切責之見重臣李
益輔力言啓禧不敢售其謀壬午閏五月光肇以

小朝分藥房提調在昌德宮聞變從排衙中入上前疾聲泣曰臣分藥房提調殿下豈忍以婦寺之譖為此舉乎命逐出光肇歸泣在闕下頃教不恭班廬啓請罪上曰伊日自稱分藥房提調有所奏邊宮見班中嘖嘖狀予已知有此事命寬濟州宥還朝廷不擬職上或特除承旨光肇居家口不言當日事上教有所奏子亦不知為何言後五六年卒官恭判上親製文致祭有曰壬午之事一元忠赤仍下教忠字後日誼也亟卿致祭親製文獨光肇人知聖心有在後光肇亦光縈登第賜

光肇參皆異數也　今上朝贈吏判謚忠貞錄其子孫用鐸登第顯仕

外史氏曰大臣諸臣之所不言二人者獨言膚受之譖婦寺之言誠難矣夔章聞翼元之呼不更進碎首力爭惜哉光肇所奏忠赤之慮至及身後可知至誠之有感　天喪余書二人事同傳於光肇尤致意焉

趙重晦傳

趙重晦　端廟朝忠臣旅之後也少師事文正公李緯同門有洪啓禧朴聖源重晦與聖源好不協於啓禧既登第啓禧在要地重晦聖源不從遊雖洽進塗

多滯啓禧與金尚曾締結甚聞　兩宮重晦心憂之
嘗曰先師嘗言啓禧田互曲媚妄自高沒必不免為
小人先師先見明矣啓禧剛正李公遺集將刊行所
與啓禧書亦啟禧心術之徵啓禧拔之重晦聖源力
言其不可竟寢不行壬午閏五月之變重晦以冰自
入　侍蒼黃震剝涕泣不能言　上命書傳敎重晦
不書　命罷職出門失聲歸泣自是居家鮮與人嬉
笑嘗言恨未死　上深察重晦謹厚純慤累擢至正
卿聖源亦以　世孫諭善優待之重晦嘗勸聖源盡
輔導之責時有南北黨名重晦聖源超然無標榜

令上初元啓禧子孫在顯要權盛知啓禧積罪嘗試
上意購能仁人上疏請啟禧院享　上命以重晦
及重晦同門宰臣李宜哲等詢問啓禧事行重晦等
力言為其師所誣斥不可與議於啟食未幾啓禧諸
子孫謀逆伏誅重晦歷冢宰尋卒謚　諸子蔭仕

金履坤傳

金履坤　仁廟朝忠臣文忠公尚容六代孫也早孤
勤學博通經史治聲律喜為詩駸駸追古作家族祖
昌翕詩人李秉淵世稱大匠許履坤盛唐正音無東
人語履坤家居北岳下青楓溪上文忠故宅有泉石

勝日觴咏其中家貧不繼蔬糲晏如也與李徵永金
鍾厚沈翼雲友善以文交也時金尚曾權盛鍾厚尚
曾再從孫鍾厚兄鍾秀亦攻文求名尚議論喜交游
與尹彖厚養厚親砰砰為憂國激黨之論少輩多附
之鍾厚兄弟居稷下與楓溪延履坤意厭之既而翼
雲亦養厚為鍾秀黨亦惡履坤獨與翼雲卒相得翼
雲少履坤二十歲為忘年交相與力攻詩不倦翼雲
兄翔雲亦不與焉人皆異之履坤見時事危亂心隱
憂貽書徵士金亮行深斥時俗托言議假義理之類
必害世道有深意晚筮仕拜桂坊侍直壬午閏五月

之變馳赴 宮門已環衛履坤奮身排衛八叩地痛哭仆八地十指皆血迸臣洪鼎漢倚睨之曰何乃爾履坤不答 命竄旋寢止罷職桂坊直員亦逃散八庭履坤一人自是悒悒無世念日吟詩自適既老猶不廢舉人在之履坤曰吾豈為一芥一言欲所言死無恨矣履坤深居世亦恶之久不叙晚始除一縣以官卒詩文集出鍾厚以舊好托名作序集中書論斥假義理者指鍾厚黨而鍾厚文叙集知履坤者知其非履坤意也已而遷 園因筵臣尹壆奏 贈履坤職執義無子取族子為後

朴明源傳

朴明源　宣廟駙馬錦陽尉漪之後忝判師正子也尚　英廟第二女和平翁主封錦城尉風神端麗出入禁中左右屬目主卒　上震悼軫其第侵夜　駕不逐大臣趙顯命招明源庭責之明源應對辭給時年二十餘顯命嘖嘖目送之嘗赴起居班小心謹慎駙馬鄭致達被　上眷傾諸鄭尉明源不狎好致達亦憚之金尚嘗洪啓禧譖間　兩宮致達叔父罅良以時相居中用事與尚嘗啓禧黨合譖賊漸深明源心知而口不敢言　東宮罷愛明源有甚每朝退獨

卧噓唏壬午五月夔浚明源入　侍無一言俯伏失聲歸泣　上為憮然下淚自此悒悒如不欲生枕席常有潸淚痕屈数年宣禧宮病疽卒　上命宮歸義烈明源心痛之東郊置別墅有泉石往来棲息若將為雖羣絶世之行　今上朝屢赴燕行橐無燕貨譯輩憚仗戊申上疏請義烈宮改歸　命館閣堂上會議改宣禧明源泣曰積年寃痛今乃正矣已酉疏請永祔園遷園從之翌年卒　上震悼　賜祭賜賻優異謚忠僖親製文樹碑墓道録其孫

權正忱傳

權正忱嶺南望族也性恬約不喜紛華博通經學為
士友期詡　英廟朝登芹官春坊說書時賊臣基間
兩宮　上教激惱責　小朝不御講正忱侍講見
睿學高明發問講義論古今治亂人物賢邪出入
意每陳盡誠盡孝之道　東宮優納正忱　從退錄
上下問難積累卷在鄉聞閏五月之變哀號痛哭如
不欲生遂不復踰嶺每讀講錄痛哭人皆傷之庚波
湖西多賊黨人心漸訛嶺南以有正忱講錄人皆知
幺賊僭謀至今舉懷至誠寃憤蓋自正忱始正忱下
鄉十三年卒　今上朝錄其子載大翁冠調蔭仕

鄭運維傳

鄭運維　文廟朝駙馬寧陽尉悰之後也　英廟朝登芥出八侍從壬午閏月之變　上步輿詣昌德宮運維以臺官追詣　闕不得入舊春坊鄭恒齡方待命謂運維曰君官以諫名請對力爭不得入詣　閤外奏　啓可也運維不能從恒齡曰君有口何異尻乎運維心愧之癸汝賊黨益熾朝論多悖倫　世孫久不得展拜　廟宮運維以諫官入　侍奏曰　世孫嘗展拜　孝章廟久未展拜　思悼廟非情理請許展拜相臣洪鳳漢請運維嚴鞫正罪　上曰予意

故如臺言但此非臺臣所可陳只　命罷職運維使
人傳語恒齡如尻之口亦有言汝毅年崔益男上疏
言　世孫久闕展拜　廟宮不可又論金致仁專擅
之罪先是益男劾致仁見枳欲修隙先言展拜事以
循輿情仍及致仁　上命竄益男敦諭致仁致仁謂
大義不拘小嫌卽出言益男為後日地請鞫問　上
從之益男及辭連者杖斃鄭履煜疏言　世孫不宜
展拜　廟宮語絶悖　上怒焚其章削職臺臣趙榮
進發　啓運維益男嗾矣請鞫　上命竄配興陽尋
宥還驟擢官至禮判卒子喆祚登第為侍從

黃仁儉傳

黃仁儉參判梓之子也梓以文學恬雅見推士友仁儉亦稱有父風 英廟朝登第歷官清顯事繼母以孝聞不喜交游恬靜自好金尚魯洪啓禧黨甚盛中外多危言仁儉深痛之壬午閏五月變汲嘗以不言為恥先是兩賊譖謀漸成 大小朝分宮 上久不許 東宮進見都下人心洶懼 上幸陵路由沙峴馬少駐一男子奔入衛內言 殿下民之父母 殿下久不許 東宮進見一國臣民之為父子者皆痛心若兒願 殿下特許進見 上疑有啖 命捕廳

窮嚴竟無實其人姓名金有宣都中小民也竄嶺南之泗川汲仁儉拔嶺南知有宣事嘆曰搢紳大夫所未敢言有宣言之今日廷臣皆有宣罪人也有宣死於謫仁儉優恤之訪其子時年十餘歲屬州下僚為之娶充厚料貟役仁儉屢典藩剛嚴廉白戶判惠廳堂上久任稱職東銓人不敢請托性儉約弊冠大布衣如寒士俸入盡觳于母有妹婿裘馬如綺紈子弟人笑之仁儉弟仁黙尚主為昌城尉受仁儉訓謹慎稱賢郡尉仁儉卒　上隱卒嗟惜有一子早死仁儉未嘗一言事樹立其心之切可見於隱恤有宣也

今上朝贈有宣職錄其子

宋明欽傳

宋明欽　孝廟朝儒賢文正公浚吉六代孫也少為家庭學風神愷悌言議温平人稱有文正遺範博通經禮學居湖西之懷川與名儒任聖周居延相與講磨時有京湖學之稱湖有尹鳳九權震應洪量海京有金元行洪啓能金鍾厚明欽與震應為延戚相善人稱二人居湖而非湖學啓能即量海族洪啓禧子念海亦稱學者鍾厚最相善通量海人謂啓能鍾厚居京而非京學時金尚魯啟禧黨諡閒　兩宮造言

誣煽動京湖之論遂分京主保護湖主激訐明欽始不知啓禧事旁文欽與啓禧結姻至是悔恨跡外不相通壬午閏月變後人心震驚一日間傳及湖西暈海與其友金漢祿倡立論附啓禧漢祿龜杜從叔也暈海貽書震應引右事設問意絕悖震應答書折之明欽聞而痛之　上招延林下諸儒明欽被徵晉秩資善元行啓能屢召不至明欽慨然言彝倫斁絕吾以世臣不可徒守志不行不一言也遂膺　命至　上優禮引見時春坊復設而宗統未定啓禧晚等恐明欽有言敗其謀縱人誘說托　上意恐之明欽嚴

斥之八對言壬午臣民無服制千古變節 上變色
不豫既而留疏歸疏言時政有三百赤帝之說指時
相晚鳳漢也 上大怒以此上曹君 嚴教削逸服
制過期年始有明欽言國人誦之賊輩巧謀稍戢人
謂明欽一言重於鈞呂啓能疏救實議詆至謂綿綿
殘陽人多憤惋明欽歸鄉口不言時事人士之往來
量海者一疎之未幾復蔭給諫明欽既卒 上又因
事激惱追奪明欽官爵尋叙震應嘗論當世儒者出
處稱明欽為芧一學者稱櫟泉先生繼予時涧蔭仕

恩波敬稿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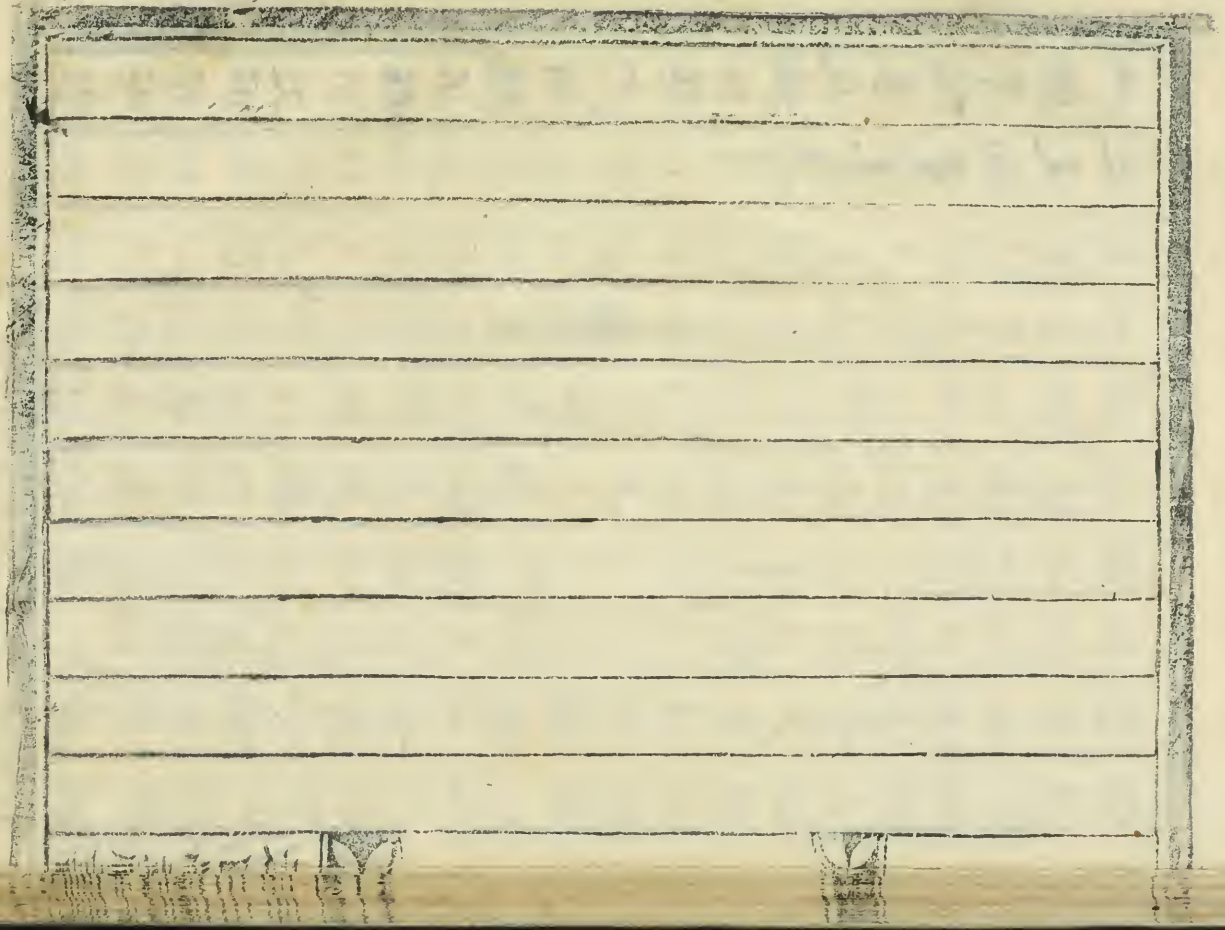
列傳

叙黨逆列傳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歐陽子論君子小人之朋古之所謂朋黨爭論止於一時是非見於當世其言易下其禍不長我朝黨習歷數百年士大夫世守之其始也蓋有君子小人之分而膠固之見並其鄉黨子孫過數世硬定賢邪設為陰陽待對截然歧之殊不知陽不能無陰陰不能無陽此豈理也哉先儒論元祐諸賢曰只知異己者皆小人不知同己者未必

皆君子誠哉言也自其始分尚如此況可以世類論
乎東西分黨東人多犯名義老少分黨少論多出亂
逆延及世祖謂南北黨又自老論中分裂南黨謀逼
儲位北黨自稱保護一世只知其分爭不知南北均
之為黨逆初無君子小人之別也春秋譏世卿而人
老論世執國命所以為禍至此歟僭引古事文筋
奸言畢竟烈禍有甚於建儲得失之爭矣作甫稷公之
後孫也而不可謂之非亂臣邢恕程子之門人也而
不可謂之非小人使作甫恕為之言曰此吾祖吾師
之遺規傳法也彼自来為亦稷公程子之論者必將

以作胄恕累及耜公程子為耜公程子又不可不卞之是為黨逆列傳



黨逆列傳

金龜柱傳

金龜柱者　英宗國舅金漢耆子也　國舅居湖西之瑞山治舉業龜柱年少有詞藝湖中人士咸稱之龜柱從叔漢祿稍理學與洪量海友善龜柱事漢祿量海如父師及　國舅貴龜柱日驕縱其舅元景淳數戒責不聽年二十餘調僉仕出入　禁中時和緩主養子鄭厚謙被　上寵眷十餘歲筮仕龜柱每遇起居班深相好也先是賊臣洪啟禧金尚魯蓄異志

危動　諸位孚謀從祖韋良都尉申光綏與其父晛皆得罪　春宮合謀誣逼禍機日深某年沒人心震驚尚曾啟禧韋良晛執國命漢祿量海居湖中托講學引古設問倡幺言不忍聞漢祿持其論到京尚曾啟禧韋良晛皆歸之既而復設　春坊賊黨為後日憂謀益急必欲置孚謀龜柱相左右為與援朝野合勢流言動人心先攻洪鳳漢鳳漢　世孫外家也於是尚曾啟禧晛之族戚姻黨一以龜柱為歸自稱士類清流遂有南北黨之目謂龜柱居南鳳漢居北也南黨傾一世補三伯三煅金尚默字伯愚具庠字伯

殷孚謙字伯益鄭貺煜宋煜德沉煜之也尚書尭尚
書從侄致仁為相致仁從侄鍾秀陰賊有機數致仁
倚為重而為省鍾秀訐三伯三煜推鍾秀頎袖龜柱
一主之故家沒商破落無賴者爭投付扼腕罵目胡
叫大抬輒言鳳漢可殺攻鳳漢而以逼　儲位也時
適申嚴夜巡龜柱孚謙之黨宣言　上意為　春宮
費慮鳳漢有將順長過之罪又稱譽　王孫禮甚盛
南勢遂日熾此則實無人猱漢以鳳漢之第欲貳其
兄與沉貺之結姻貺之煜之從兄嘗為討鳳漢之論
者也南黨遂言元寧罪宛蘇齋進庸鳳漢雖誅猱漢

無故完寧李師命之爭蘇齋李文忠公瀷命也為此言納猼漢猼漢亦自言與鳳漢異母也龜枉為東伯辟幕名武楨城城之妻父李潤成握兵在將任襩將娶京兆尹李彦衡送路城家彦衡猼漢姊夫實猼漢希龜枉旨也　上謂鳳漢　世孫外家委任屢歷為相南黨日夜謀先去鳳漢而朝廷駁擊　上必疑之言出布衣可稱公議煜之族爭儀之將應募以京師華族動　上意不如草野之言鍾秀從爭鍾健介其族人之居清州者賄得韓鍮涅其臂以死報國四字上疏討鳳漢罪論其前後反復狀語意有微逼處政

院以獨疏黜之鍮紙竿書疏槩請斬鳳漢持斧伏
闕下　上怒臨門鞫鍮竟遂命鳳漢致仕鍮到謫致
讓以道伯饋包米百數鍮誇示人曰兩金勢隆吾嘗
深結薄竟何有謂龜柱致仁也尋有崔益男者上疏
言　世孫曠省　廟墓遂及致仁專擅狀致仁言大
義不可拘私嫌出而按益男獄必欲株連鳳漢竟不
得復煜上亦疏其言有倫常之乖不容龜柱之黨一
辭稱義理許之　上幸彰義宮　世孫遠不隨駕龜
柱叔漢着上疏告鳳漢推戴　王孫裕禛夜吹角戎
嚴裕禛竟鳳漢兄為庶人　上教韓鍮有先見　世

孫嬪私覿金時默亦以贈遺袒禎坐竄人心遑遑
謂事變不止於此鍮又上疏襲前說上心始疑之
鞫鍮辭連儀之儀之有口言遂並誅益男獄漢耆告
變而為訐皆不告厚謙乃有却顧意洪家覘知之自
以窮戲情乞憐於厚謙厚謙遂與獒漢歸洪述海尹
養厚尹著東之徒皆隨厚謙獒漢背南而北北之空
名始實矣南黨亦謀獒謙習知之及歸北自稱保護
亦南黨不利東宮鍾秀復熾熾之之徒不隨獒謙
去亦洪家與厚謙合時龜柱勢孤致仁尚秉軸南北
兩勢始並峙對罣鍮疏益男獄漢耆告變兩歲中迭

出　上疑致仁益淺因事　嚴教黜置致仁竄鍾秀
龜柱黨忽摧敗落落無所恃聲言厚謝去事機變恐
懼色言至及　世孫謀倡疏為死戰許人無應者龜
柱使其從弟觀柱上疏緪而自上疏討鳳漢曰八瞻
　天顏黃髮垂垂憂勞過甚孤立九重曰某年處分
斬目　宸衷光明正大赫如日星曰丙戌議藥鳳漢
叅用江夢臣父爭之　聖候沈重鳳漢按脉而出少
無憂慮之意顯有自得之色　春宮私覿敢言他日
義理不如是戊申之徒當如是如是戚聯之家相與
傳說臣亦聞之曰鳳漢視　東宮如渠家外孫至引

言冲質末又曰世臣莫保　殿下誰與為國謂致仁處分也觀枉疏言　殿下一榻之外無非賊邊觀枉抱疏當　殿座大聲呼呈龜枉繼之　上下教觀枉狂人遠竄伏龜枉　殿庭自服黨心削職　上教予已耄只有冲子兩厥里相爭　不知國家稅駕何地神祇布在龜枉頭上焉敢欺隱吞吐　聖人之言無不感涕始龜枉治疏府夫人苦挽不聽至自投堂下世之不知龜枉凶謀而中其誑惑之毒者龜枉疏後始知其有逆心猶謙黨攻龜枉尤力益張其保護之說　世孫燭猶謙宿罪不假借猶謙遂懷恐懼典其

黨養孚述海致讓之徒謀乘機逞手時　上倦勤
聖候日沈重龜柱猶豫各為計左右伺候　上命世
孫代聽時相猶漠不奉承孚讓合謀沮戲龜柱居母
喪制未闋昏夜出入與其黨聚謀意不可測也　世
孫上疏　上命某年日記沈草龜柱語人曰無日記
置處分何地遂有引律文之言洪國榮有翊護勞被
睿眷龜柱從弟勉柱國榮從祖姑之子龜柱介勉
柱與國榮合　代聽後聲言多容贊功掩前日之罪
上嗣位鍾秀復熾因國榮進龜柱遂負恃自大尚
以前疏如芒背欲示討鳳漢大義無他意使復熾試

之上疏一襲其前疏　上下優批尋有尚書黍分鼈
柱黨驚懼李德師趙載翰獄起鼈柱黨言鳳漢所謂
戊申之徒如是如是今乃臉実募儒疏其客玄人李
琛出應之燬之草通文鍾秀兄鍾厚草疏　上不允
謀聚哭鳳漢等如博昭故事劾殺之復燬請布詰鳳
漢罪　惠慶宮惠候鼈柱不進候班　上特命竄黑
山島仍有三大柴布諭復燬亦黜三司啓請鼈柱鞫
問未幾韓浚冀上疏申救鼈柱復燬述海獄起啓能
以推戴禎杖斃　特命鼈柱逮鞫尋賜死旋寢量海
浚冀沉鍊謀稱兵鞫供與鼈柱情同骨肉黍分浚不

勝猩毒謀亂並正法討逆告廟宋德相煜億叔也
國榮與德相倡亂謀聚龜柱舊黨國榮退請放龜柱
誦龜柱國榮之終始相連如此龜柱在島九年三司
啓不允遇慶忽允啓拿鞫旋命配羅州三司
爭論不得既出陜嚴防守數年病斃三司啓請竿
籍不允特命罪名蕩滌
外史氏曰歷代外戚之禍非外戚自為禍也必有所
謂士者如王莽之世張禹谷永之徒出而附外戚為
之禍也本朝家法甚嚴外戚未嘗干政龜柱一朕
子敢為凶害之萬所藉手者所謂士耳出以量祿卒

以翼億滔天之禍不知所屆千載之下無或曰外戚之禍也

金漢祿傳

金漢祿者　國舅從父弟也少鹵莽不能治舉業門户單寒急於自拔居湖西之瑞山就隣鄙徵士韓元震門下托跡稱弟子工修飾習拜跪其實無向學志同門有洪量海者喜索莊之論父母喪被髮聞元禮非古也妻死使其子不被髮士大夫聞者大駭漢祿獨稱之相與為莫逆交　國舅貴漢祿遂以理學名時金尚魯洪啟禧鄭翼良申晚等得罪　東宮有畏

志以　國舅子龜柱為與拔中外流言不忍聞漢祿量海實主之量海啟禧族侄也漢祿與量海托講學引古設問凶言行士友間人無不髮豎膳顫某年變後人心震驚漢祿持其論至京尚魯啟禧暈良晚一歸之龜柱或不率父教漢祿言無不從而為省漢祿訃也拜　東宮洗馬不仕徙来居東炭畿郊其子觀柱忽稱明經一歲中登科金致仁敗黨勢將傾龜柱上疏討洪鳳漢兌逼　儲位使觀柱先之有曰　殿下一榻之外無非賊邊意絶惜　上命竄觀柱龜柱削職漢祿失意尚大言稱義理貽書徵士權震應生

而為甲謫之父泥峴之叔老年光華宛亦無恨觀枉
謫甲山龜枉居泥峴也震應荅書朝廷是非自有百
世公議吾輩老不宛屏伏深山義不當言時事漢祿
大噪之龜枉敗量海嗾後冀跖與汲冀沈鍼等謀作
亂逮鞫量海汲冀供與龜枉情同骨肉龜枉竟謀舉
兵諸招嫈引漢祿不逮漢祿伭勉枉以內翰居中得
洪國榮力也獄汲國榮輒曰俗諺祖墳向陽兌者得
安漢祿之謂也國榮黜勉枉亦廢致仁起致仕為相
觀枉十二年始為郵官勉枉亦外除漢祿居鄉戄戄
不得意金鍾秀與金漢耆潛相通漢祿或自鄉來為

劃許未歸病死於京漢祿每事必依古居家朔朝婦女列隙庭中坐堂上誦誡小學柳開仲塗之語聞者掩鼻

鄭履煜傳

鄭履煜者故名相澔之曾孫澔嘗師事尤庵宋文正公世稱丈巖立朝直言比之殿上庸履煜以其孫少登芬一世期詡甚重始唱名傾朝赴賀洪鳳漢見履煜歸語人曰口斜吹螺正俗諺則脗而丈巖孫無論誰犯子孟子孫卽貎何為履煜口哨貎不揚也履煜大嗤恨遂與金鍾秀凡爭合履煜自以名祖孫知屬

文嘉言論自許氣節居鄉每至京鍾秀之黨競相譽為金龜柱介而謁交復燬謂龜柱感里待頗簡龜柱益折節曲意事之漸相膠宿約訪龜柱値日汎掃戒庖厨進膳者大卓復燬素窮約頗嘉之又餘一婢薦宿猶不肯久留龜柱容中光儀者晚之使侍復燬夕館其家供費龜柱辦也會有斯文是非文叢緒論復燬上疏言之　上激惱鳳漢庭籲討復燬罪一世公議為鳳漢非之為復燬多之自此名益盛　上以復燬嗜黨不任用鳳漢方秉軸無汲引力注来京鄉既屢年韓鈗疏鳳漢屏去金致仁為相龜柱黨稍自振

崔益男疏言　世孫曠省　廟墓並及致仁專擅之罪龜柱黨謂益男疏為沒日計出於鳳漢致仁托大義不拘嫌自出按獄必欲株連鳳漢竟不得覆啓疏論益男疏　廟墓展拜引用　景廟東宮時事語絶悖無倫　上焚其疏嚴教削職聞其疏語人無不憤痛其黨稱以大義致仁鍾秀敗龜柱觀柱上疏　嚴處覆啓失意在鄉　今上初元遞拜藝文應教擢副提學上疏討鳳漢一黨龜柱疏　上優批又擢藝文提學討逆教文有王鳳王音之喻指鳳漢非漢也又上疏請昭布鳳漢罪八方以言不行徑歸龜柱竟覆

燬並黜　上敕復燬龜柱笆籬遣物鍾秀韓汲冀述
上疏伸救未幾洪量海汲冀沈鍊尉起復燬稱死罪
臣上疏自明言取友不端家僮直呈無批荅　啟下
其黨亦笑其悒臺臣金東洞疏論復燬疏有失懲討
義請以謗逆論東洞世所稱少論領袖中此
單欲盡殺人蓋鍾秀激之復燬廢居屢年遇慶叙鍾
秀在銓不敢叙注及致仁起致仕拜相　上特命除
復燬忠州牧使即其所居地數年因事罷　顯隆園
遷禮鍾秀遞復燬輓章製述官製進止言誣　聖功
知其情者以其嘗有所焚凶疏益憤痛數年病死

洪國榮傳

洪國榮者京師名族也父樂春病廢國榮為人狡捷貌俏俊語沾沾若有動人不學能知屬文日用詞翰敏贍出流輩性狂放喜遊讌從里巷無賴子飲博善時調雜曲睥睨方睥睨方青山去席狼睥睨方甫亦去響裊裊可聽其叔嘗切責不甚愛士大夫恥與之交與其父居西江郊舍赴舉入城不就樂純家輒投寄金勉柱勉柱之母國榮從祖姑也年二十五登芬八翰苑兼春坊說書族祖鳳漢頗期翊獎漢甚易之時獎漢鄭孚謙新宵金鼇柱稱為保護論　東宮不假色中

慷快快謀伺機危逼聲勢日熾其黨洪相簡閔恒烈
年少顯颺視國榮眇甚國榮亦不肯屈意附之東
宮察國榮無朋頗眷遇國榮亦矢心翊護玄黨謀先
去國榮流言日起英廟倦勤命東宮代理時相
猼濮不奉承辱譴居中沮戲司直徐命善上疏討猼
濮國榮與僚官鄭民始為之力也上初元擢置延
客初國榮有勉柱路習鼰柱黨甚客至是金鍾秀鄭
履煜以斥猼譴進國榮遂與鍾秀合鍾秀忻節事國
榮謂前日討鳳漢之論不可輒止履煜上疏襲鼰柱
前疏臺閣館學相繼而發李德師趙載翰徹起鍾秀

謂鳳漢如是如是之說龜柱疏有先見討鳳漢益力
尋有龜柱屢分復煜並黜鍾秀疏救復煜國榮不言
洪相範獄龜柱賜死旋寢量海獄漢祿辭連不逮皆
鍾秀執國榮而為也國榮權寵日盛長屢　禁中呼
居稱宿衛所常帶都承旨訓鍊禁衛大將御宰侍從
至庶僚赴　闕者不敢不見每朝退賓客滿堂位高
年老者折簡行事之候氣息以為榮悴三司疏　啓
八路狀牒廟堂薦判銓部差除一批攬惟其意少有
拂啄動陷逆黨鍾秀輒倡言貳國榮者逆也鍾秀主
科試國榮叔樂彬壻師朴漢圭相繼登第鍾秀兄鍾

孚頗畏名義為鍾秀言之鍾秀指天而誓　英廟附廟禮成　慈教選宮嬪廣　儲嗣國榮妹年幼膺選是為元嬪時　上招延林下儒士鍾秀先引宋嫂德謁交國榮以其叔德相進謂德相先正之孫可以服一世德相至　上優禮國榮勢益盛元嬪喪該曹無定例國榮言宜從儒賢議德相受國榮旨定議設三都監百官朝晡哭差守墓官祠予湛封爵完豊君宗親爵號例用外姓鄉貴豊為洪貴一世驚瞠不敢言凶言至及　坤殿德相因帽匠人心忉忉時鍾秀為

騎撥德相疏言　國勢孤危某樣道理非在下者所
敢言國榮言棟擇不可復行　上意向用鼈柱舊黨
窮閭匹士手持三尺扇擊席而論者皆可用也沈煅
之籍黨人以進鄭貴煅為籍首國榮又使柳鬻煅意
宣言少論一隊將反辛壬大亲德相　筵奏少論大
臣自引凡此者一世皆知其幻尚貴煅未衰國榮忽
於　榻前納符告退上疏屢言棟擇吾將斃　上以
頴私不從乞致仕　上許之人皆知其言之悖理而
幻焰積慴朝廷爭請留國榮既退猶貴承　候外聞
言故退欲覘人心向背既而樂純拜相一世駭然謂

行言且甲鄭民始徐命善以翊護勞與國榮稱一體至是無一言勉留國榮深嗤之國榮楊門謝客惟鍾秀煖億煖之義翊日相聚不捨箕營有鍾秀所狎妓國榮以 上賜丘史籍妓来扮為男子服單笠青貼裏隨謙北營鍾秀至使妓點茶鍾秀視良久不省國榮曰吾新得美僉人比君面營妓孰優鍾秀笑呵呵逐呼鍾秀婢夫鍾秀樂純合勢日搏擊為廷逐命善民始許國榮日夜縱酒馬首擁樂行忽訪命善言吾令致仕朝廷吾不知爾之政逐亦何出進而手執命善鬚曰汎煖之疏吾使李義翊為之李普行疏吾叔

使為之吾苟汝欺吾不如汝矣命善亦笑之朝參
上嚴教樂純削黜專擅之罪將不保其侄其黨言叔
侄有異國榮保無憂國榮對煖億掌自言落致仕行
且入鍾秀以守禦使巡審南城與府尹煖億同過國
榮郊舍為酒飯終日遊翌日上劄討國榮罪國榮聞
命金吾使人傳語鍾秀昨日所言果如何今日所為
乃如此鍾秀劄批 上命國榮歸遂田里三司啓請
竄鞫不 允國榮狂奔坼沿東西不久居東注江陵
海上起屋舍日縱飲走登山臨海痛哭長歌輒言徐
有慶兄弟父子吾將榜掠殺吾家甘物辛物皆嘗之

乃為殺吾論最甚郎未幾病斃年三十三遺令書施恩麻道士所押妓自經死

宋德相傳

宋德相者先正允庵文正公浚孫也為人疲劣性迷闇昏弱少失學及壯無所成以其家世為自校計讀註疏習蹤起自稱理學朝廷聞之謂先正孫抄選除臺職居鄉不治農無產業窮乏從里中富户稱貸不償不施者威逼之衆予侄橫放武斷一鄉若之族兄徵士能相嘗戒之德相滋不悅失歡同時抄選諸儒臣皆憂其貽羞侄子煜憶登茅八龜枉黨有三煜之

稱而德相素無言議人不以為輕重沁沁居鄉曲無聞　英廟末年忽稱有事至京李潭以銓堂就見德相頗喜之多政汪囑托聞者笑之　上初元洪國榮用事金鍾秀鄭厚煜以龜柱黨顯用煜意因鍾秀結歡國榮時國榮妹膺選封元嬪人心不厭國榮鍾秀相與謀所以鎮之適　上招延諸儒國榮鍾秀使煜億以德相進將倚其家聲德相至京　上遣一品重臣李重祜延入貌羸弊語無倫序依樣先正所奏對與筵者掩口在邸朝士儒生傾一世候見刺紙如科圍呈券爭先後國榮鍾秀為之錄考之德相自以道

德學問為世推尊　上又禮待優異天下事無不可
為者煬億重誘之每登對退輒至國榮宿衛所酣醉
煬億扶之蹩躠而出衛士優隸無不指笑德相嘗居
鄉士大夫無從遊有柳驩者在隣境往還頗習及德
相至京驩方附國榮在要地自處主人如先正時故
相李厚源故判書金益熙德相開門接客眡然坐室
中煬億驩左右之每過事呪呪如邪魔之諭巫覡一
取吉於國榮國榮叔樂純一世梦梦攘攘識者憂之
元嬪喪該曹無例議未定國榮言當從儒賢議德相
遂援　皇朝貴妃例設三都監朝晡哭進香差守墓

官延宗祖子湛未成服國榮倡亂言誣逼　坤殿德
相為户堂因帽匠中外遑遑及登對有　殿下家事
之奏而外人不聞也已而上疏言國勢孤危至於其
樣道理非在下者所敢指陳煜德戇言少論將反辛
壬大臣德相　筵對奏之頗相金尚喆對言自引國
榮奏而解之德相疏奏出人皆知亂萌而不敢言
上幸英陵德相陪從徵士金亮行居其地德相就見
亮行戲謂德相曰公今有宰相貌樣德相手拂衣
而答曰借物也亮行笑曰借物何妨右亦有貧宰相
德相言　恩遇非常無以報答公亦屢蒙招延義不

可終孤可以翻然共濟國事亮行曰如我者膺召無益公亦赴命幾一年有何報效吾意不如早歸德相頗不悅曰唯欲報效不可得為世道計莫如稍去一邊人亮行曰聖明在上規模已定如一邊人亦在聖化陶甄中何必以此為憂使一邊去者公有何大事功可做吾輩在先朝未膺命今恩禮隆擊一出叩謝可也不必久留德相唯唯曰吾亦欲去矣未幾亮行赴召與德相煜德懿語輒折之甚嚴不可犯共登對講討言議必貳之尋有疏而歸公黨頗畏沮時德相已擢授吏判國榮忽勸其

歸臨去就別八門見其裹結行裝遽曰此接亦為罷
接接之言俗言科生同研隸業之稱國榮致仕德相
在鄉上疏斥三司不勉留至言有陰幸其去若指少
論也鍾秀上劄國榮屏黜煜億受鍾秀旨勸德相上
疏自言見欺　上批姓宜然今宜然時中之義量臣
上疏論煜億欺賣其叔之罪　上慰諭煜億
樂洙再疏言國榮嘗字鞫煜億曰某也在吾於儒賢
惟意所欲煜億不敢自卞使德相上疏言臣之於臣
侄臣侄之於國榮不記其有何事為世所忌鋒鏑叢
身謂樂洙為前茅蓋受鍾秀旨也樂洙對卞見煜億

傳辛丗四月頒議政徐命善筵奏德相玄疏之罪請安置 上敎其疏非自辨其情可恕止命削黜於是鍾秀倡為士禍之說使煜億嗾湖中海西儒士通文將疏卞事發按查杖竄其首倡臺啓德相挫邊竄壬寅閔東人李京来海西人文仁邦相連倡亂推德相大先生謀補兵獄起辭連德相孫美圭並連德相煜億訊鞫煜億供出疏往復國榮酌處竄德相病不問久在獄因獄卒通外獄卒供德相自言為司宰提調當差獄卒管庫乞踰墻通書遂不窮覈德相病斃獄中始鍾秀謂德相疏無指的謂之坤殿

醫藥可也棟擇可也一邊搆陷此士禍也其言行而
湖海關東之變起　上必欲全保而不得遂下　綸
音昭布
外史氏曰儒之名大矣古亦有無其實而冒其名為
天下後世笑而未有如德相之全無省識為人欺賣
卒陷於戮者余嘗見德相一草偶耳擾手舉足一出
於挼其繩索者世謂之國榮挼之而殊不知並國榮
挼之者有之賢祖之孫可哀也已

宋煖億傳

宋煖億者德相侄子也為人淺薄少不學登第附金

龜柱與鄭綝煜沈煜之稱三煜韓鍠沈儀之徒為根記注宣洩　筵說於其黨竄極邊先正之沒煜憶始以科進人或重之以其人甚不似且為龜柱容識者憂之　上初元復煜疏討洪鳳漢一襲龜柱疏煜憶緲之訖而龜柱竄復煜黜數年鳳漢卒　上率百官舉哀煜憶以侍臣忝哭人皆笑之洪國榮擅權金鍾秀以煜憶進甚容時國榮妹選為嬪國榮鍾秀議浮儒名自高之遂使煜憶以其叔德相進德相素朕甚年又老耄眊然無省覺煜憶盛言　上心欲致賢者國榮亦向意於先正故家此世道有為之時也德相

喜而起應及至京卿宰士大夫爭来謁德相退與煜
億交煜億負恃自大客有不就見者對衆詬不廢籍
記就國榮考遲速故家儒士或有以先正世好將就
見德相者以煜億故難之每德相　筵退煜億引至
國榮宿衛所德相醉酩酊步蹩躠煜億扶持而出人
皆掩口元嬪喪受國榮旨使德相定議時國榮鍾秀
勢日盛國榮主事鍾秀劃詐煜億為介德相為孤注
凡有所為如鈴索相應國榮語人大年在吾於儒賢
惟意所欲國榮倡亂謀宣言揀擇不可浪為絀而使
德相上疏言某樣道理非在下者所可指陳人皆驚

惋未幾國榮告退鍾秀自西藩歸每夜遊街上煜億以南城尹具牛酒奉之會國榮郊居炊飯酌酒明日鍾秀上劄討國榮國榮既黜煜億憂德相疏事發鍾秀曰其疏無指的語所謂某操道理謂之醫藥揀擇皆可儒賢之言吾黨必無敢作少論言之當以枝摘嫁禍作之無憂也煜億以為然正言沈樂洙上疏論煜億欺父兄賣士友之罪請屏裔疏畧曰比如醫者治病病崇於熱遍身毒毋有不得隨處治之先從顛門下針以洩熱毒必有消毋逭元之效臣以煜億為今日世道之顛門必下一針也　上下責批樂洙避

嬴啓曰煖億以先正後孫詔付權奸儒臣赴召籍重
儒臣千要國榮無所不至忝辱祖先貽累父兄一世
士大夫為之傷痛者此也　除煖億永自煖億對言
構捏　下教此人特授實出念舊人言不但無所據
藉令有可執之端以言者地處為先正之心能不庇
護其遺孫守先正之家遺此事予切傷之緬惟大老
不勝盡然于中申飭甫命煖億遂出甫更撕捱　下
教延於此人所所不置者誠以朝著零落世家殆空
先正後裔當先收錄前既出甫又復引義有傷事面
特補抱川縣監樂沫再疏畧曰從古鄙夫之詔事權

奸或獻以奇琛媚以好言者多矣至於藉父兄而售
利於權奸者千萬古一嫂億而已儒臣赴　召嫂億
以其子侄方在侍從之列贊助家庭一希旨於國榮
八則欺瞞誘說其叔父出則諂媚藉賣於國榮國榮
輒字歸嫂億曰某也在吾於儒臣惟意所欲傳說緒
紳之間譏嘲笑侮殆遍一世所謂欺父兄者此也嫂
億始黨龜枉自以為扶清議攻濁流而及龜枉罪著
嫂億親友所自以為共義理者又被罪譴棄之若遺
殆如言議之初不相合其心已無所不為而招呼朋
類累累然欲入國榮而惟恐不得此所謂賣士友者

此也吾黨之尊先正而護斯文者以一嫒億之故譏
嘲之言遍一世而無以自解臣實痛之畢竟深憂終
恐貽累於先正之家在朝廷懲創之道不可以先正
之孫而不之罪此臣所以畧論前疏嫒億乃謂搆捏
其亦慣習於欺其父兄而竟無難於欺天而欺君也
嫒億在縣廢事罷職復　除承旨上疏感言　上為
先正曠感之恩人言再發搆虛捏空不獨臣之一身
例被鍾秀謂嫒億樂沫疏後儒賢無一言　上必疑
在亦吾單著也德相遂上疏言樂沫疏一篇精神全
在臣身嫒億特其影子沒把捉無形影　上優批樂

洙對疏畧曰明彝倫振頹綱必先罪煖億卽臣初疏可質臣心煖億以臣謂搆捏臣罔略卞而德相之疏以為臣疏之意全在其身臣之本意果非以德相為無罪專攻煖億亦有意也德相一年在朝兩遭入城進退語默無一不由於國榮離國榮一步不得使國榮之勢如庸傳翼若承張牙益資其狥令一世者此皆一世所知萬目所覩使德相自明亦不得謂無罪然德相性本柔善年又老耄平居言議為子侄所誤方其赴召之初國榮勢熾自知專權之罪無以脫人欲借儒名而藉重尋常知舊莫不為德相憂而煖

德惟恐未盡其利禁中之扶護泄見袖裏之章劄就
質莫非煜德為介德相固為煜德所售賣而若原其
情亦有間焉在朝廷忠厚之道姑且愛惜儒名先罪
其侄之為宜臣固知德相之罪而先論煜德者此也
其所謂沒把捉無形影真可謂欲掩天下之目也
國乘野史必書戊戌後國榮專擅皆由於籍重德相
則臣之初疏欲明煜德之為本謂德相見欺者未必
非為德相一分而煜德復籍其叔強欲伸卞一世之
耳目難掩千載之是非有定雖　殿下愛護其家掩
覆其罪煜德而竟無罪焉則臣以為斯文於是乎墜

地而反非愛護之道也德相煖億不敢復下尋除煖億承旨稱在外嚴敎禁推頃議改徐命善逆奏德相以疏之罪命削黜兩司啟煖億罪請島置不允煖億在鄉受鍾秀旨誘聚湖海儒生將上疏伸下屢按查首倡者杖竄合啓德相遠竄煖億尚無故以賊李京來文仁邦謀舉兵辭連德相孫美圭及煖億德相逮鞫病斃煖億島竄煖億兄煖九逮獄屢年未竄

金鍾厚傳

金鍾厚者鍾秀兄也為人昂藏寢陋身材瘦短性強

悔悍毒好名急進就祖希曾心憂之常言此子必亡
家父致萬以當國相在曾侄子蔭仕不就恬約自守
世或稱之鍾厚兄弟日汲汲交遊致萬憂之而不能
禁鍾厚年少治詞賦名泮庠得進士遂以理學自名
牧隱後孫有乞墓文於鍾厚者叙系不稱牧隱先生
人有難之鍾厚曰牧隱佞佛事辛朝稱先生不可收
隱有大節先輩皆稱先生鍾厚言如此人笑其淺妄
之見居壯義洞北漢僧徒舁佛過其門鍾厚縱僕隷
摳之毀破佛軀為強盜不佛名也父祖大呵責不悛
與賊臣洪啓禧子念海相許為道義交時啟禧尚曾

並勢倡亂誣　東宮不嚴辛壬大義尚曾鍾厚再從
祖也鍾厚兄弟襲其論倡說士友間賊臣洪量海居
湖西與念海通鍾厚一款之論禮論學多往復書疏
洪啟熊亦名理學素絕逆無拘檢衆會見鍾厚工緣
飾謹拜跪視低眸語低聲顧語人曰彼所謂金鍾厚
者耶見之令人咯咯出喉間氣是何許惡臭也鍾厚
大憾之遂成仇隙洪鳳漢鍾厚之母之從弟始相好
鳳漢待鍾厚士禮及鍾秀為鬼枉黨鍾厚兄弟為殺
鳳漢論有甚與鄭厥煜結宛交重以婚姻日夜所為
計刀俎鳳漢　上元年鍾秀厥煜倡疏討鳳漢鍾厚

門徒任熥李奎南嗾凶人李璟上疏鍾厚實主其事而草其疏疏未上代以所懷　不允鍾厚又倡言依薄昭故事會哭鳳漢私等會有龜柱處分議遂止鍾秀譖事洪國榮受其旨主試取國榮叔父樂彬塾師朴漢奎鍾厚從容語鍾秀人言科試用情然乎鍾秀指天矢言蓋歹不能盡情於其兄者以鍾厚尚畏義自惜也元嬪喪廷臣進輓詩輒頌國榮鍾厚所為無一語及之人咸歹之國榮退朝廷爭上章乞留李奎緯以外官亦上疏奎緯子定載鍾厚門徒鍾厚貽書定載責不能諫止已而鍾厚忽自上疏稱國榮千古

奇男子鍾秀啖也國榮事發鍾秀上箚討之鍾孚亦
上疏自言見欺　上批宥一箚於甫光鮮鍾孚慚
恨隘性勃勃焦心踰年病死既葬塚纔封天大雷雨
霆擊火八塚中者三四

金致仁傳

金致仁者相臣在曾子也少登第歷敭清顯在曾老
去位淀帝尚曾繼為相與賊臣洪啟禧合謀危逼
儲位在曾微知之不悅致仁亦以父意與尚曾不甚
洽在曾卒尚曾謀益肆未幾　上心厭之罷尚曾相
先是洪鳳漢當卜相尚曾沮之尚曾罷鳳漢始拜相

鳳漢與致仁交密致仁構舍鳳漢為御將木石之需
多助之壬午變後　上意置尚曾宪致仁乞鳳漢緩
之止竄謫後四年鳳漢卜致仁相致仁兄弟皆無子
從侄鍾秀頗能文長詩慮致仁深伏之鍾秀素襲尚
曾玄論致仁不悅變後乃信之時　上命正宗統金
龜柱之黨謀日急金漢祿洪量海倡玄言尚曾啟禧
使其子致讓迷海等羽翼之先以攻鳳漢為名鍾秀
主其事鍾秀勸致仁蚤自貳鳳漢免禍致仁始不肯
鍾秀若強言士類清流當世故家子圍成一議而恨
無頎袖主之不許且後悔致仁見龜柱鄭履煜深相

結鍾秀言有驗遂稍稍示疎於鳳漢致仁鍾健
尚曾從孫述海外從鍾秀素相好鍾健又致良醉席
廣邀賓友不及鳳漢鳳漢心知之輒自赴曰吾豈以
不速不赴耶君有盛名願見之致良以之鍾健不入
屢促至軒下大叫鳳漢迸出又雖命義不可見座中
相目色奪鳳漢遽起致仁卒無言致仁鳳漢相仇始
此既而鍾健賄韓鍮上疏鳳漢致仕而謀益急先是
有崔益男者劾致仁鄙枳益男頗能文浮薄無行士
大夫賤之上疏修舊隙論致仁弄權狀附言 世孫
久曠 墓廟展拜意欲言出公直服一世人心也

上初命竄益男慰諭致仁致仁謂大義不拘私嫌出而言益男為後日地出於鳳漢鞫問益男辭連李鳳燬鳳燬鳳漢門客致仁黨崔躍言鳳漢且不免其意不專在鳳漢也鍛鍊不得乃令鄭復燬上疏討益男論墓廟事語絶悖其黨稱頌未衰金漢耆告變鳳漢免為庶人　上教韓鍮先見鍮又上疏　上始知之鞫鍮遣沈儀之並訣厚謀見　上前後處分龜柱黨不能售其計乃背龜柱與獒漢合　上知益男獄復燬疏漢耆告變鍮儀之事起致仁黨漸張會國子長首擬鍾秀三道一色　嚴教自稱清流樹黨擅權

之罪免致仁相責鍾秀能猾三司啓請致仁島棘鍾秀島竄詢廷臣論致仁罪　命蔡永垂錄　聖意為百世深憂鵬枉自出上疏討鳳漢附言世臣莫保殿下誰與為國指致仁鍾秀也於是致仁黨聲言厚議與洪合有此事禍及士流致仁宥還　上命致仕如尚嘗故事致仁謂鍾秀曰吾誤聽甫言幾死南海甫之士流頗袖吾不願為也　上元年復煜上疏討鳳漢有及人蓁事壬辰鵬枉疏丙戌　上候沈重鳳漢言純用羅蓁恐不給不如參用江蓁國舅執不可以是謂鳳漢迸也至是復煜又言之致仁以其時藥

院都提調上疏自明但知純用羅蒼所言不記　上批慰諭奏請　嗣位致仁落致仕差上使赴燕歸還致仕龜柱竄判義禁漢耆　啓定黑山島致仁曰過矣尋有三大亲之教致仁大驚致仁居閒李氏中宗致仕居延日往来相好最中侄義翊致仁甥姪介鍾秀附國榮與致仁鍾秀議事致仁尚以頗袖名李澤徵有白嶽起最中並逮酌處臺啓論致仁黨最中辭未卒　上嚴教罷臺臣職　啓遂寢致仁相家子頗習典章故事　上命設局纂大典通編輒　命致仁入對議定致仁嘗與金尚喆為僚相相習欵好門下

幕屬互往來洪國榮宋德相事發尚喆為掩覆論鍾
秀稱為老成尚喆嘗言致仁相世道可鎮　文孝世
子卒入心恤恤　上特拜致仁相致仁以　先朝特
命致仕義不敢就鍾秀勸起之尚喆字鎮事發三司
啓論尚喆罪時延宗祖子湛死　大妃下諺教賓
廳略曰國榮德相凶謀已露於湛之爵弗完豈　主
上鎮安掩覆凶黨計轉急宗國危如一髮夏秋喪變
症情驚疚憂慮不以湛死少緩頃相　先朝老臣拜
相無一言予庸慨然却膳屢日　主上至誠勸進而
目見宗國之危決不進御致仁率百官庭請湛追奪

相處斷 上命又其啓 大妃又下敎罪人尚未斯
得已死之湛豈欲藉卿等之口朝廷遑遑不知所爲
致仁爲委官鞫宇鎭宇鎭招爲後日群不逞得志之
時遂不問宇鎭自叙罷遇致仁輒問資級年月相對
如話舊問郎李羽晋傳筆言此非囚供世所稱夜話
問郎不敢書判義禁鍾秀遽喝曰問郎但書敢乃甬
致仁曰問郎欲爲委官郎羽晋閣筆退坐供八 上
敎如此獄案所未見命改之遂不嚴覈是獄以主湛
婚辭連申愷愷故府使景祖之庶子致仁景祖少相
好如兄弟愷有通家之好愷尚詰庶女壻也致仁庭

啓討袒　上閉閤却膳朝廷奉承　上意袒全家安置江都獄既擬臺啓趙時偉為守鎮所擬帥壬寅　大慶鍾秀上疏稱慶時偉肆詆不滿之言於昵院公座請時偉拿鞫　上問公座傳說誰有聞知對無指的　上問致仁致仁對此事自產室廳抱至三十朔閭巷之言已多起惑人皆致疑一處　大慶沒時偉言一王子之生胡大事若是擾亂及有喪變人皆有溯源致疑之論時偉公座之說次次緘閉必有所證一鞫時偉亦可知也　上教考見日記伊日渠非承旨又非入直騎堂大臣所奏盖知其所不聞臺

臣猶不可緘問況大臣乎時倚特命島置儒臣沈樂洙上疏言善復宇鎮獄不宪人心駭惋歷論曾禧諸賊至璟福復讒之根委情節又言時倚幺言公座叅聽必有其人巫命嚴覈致仁疑怒引八語重臣徐有隣曰沈樂洙雖未相從屬是延戚其疏何為逼我有隣曰沈樂洙與金鍾秀相失以其有黜越之斥也於公豈有逼意致仁曰疏辭首據豈非逼我相尚曾事也有隣曰此前後三司之論豈必然也侍從朋黨對策趙濟曾言屢世相家亦有父子異議致仁引八疏言濟曾言相臣　上勉起之先是尹得孚斥李命植

論趙竣通蔡濟蔡事語襲夏賊李曾春始亦得孚卒
反營護俞岳柱亦論樂沫墓　啓為建德報仇得孚
廢曾春岳柱竄已而　上特拜濟蔡相致仁　筵奏
濟蔡既登庸得孚尚不可永棄況曾春乎請並釋岳
柱　上命示其時日記大臣臺臣劄　啟言事關夏
賊致仁遂自服忘錯堂劄言致仁夏賊窩窟　嚴教
竄六儒臣原劄留中尹著東上疏論趙德隣事語襲
曾禧　上深懷隱痛　命卿宰入對詢及著東罪致
仁罪遠　召侍之乃入　上教德隣予進道削科時
曾禧事　玉音掩抑致仁遽曰　殿下必欲復科當

依庚辰處分庚辰壼達　詹敎只例批不從本無處分　大朝命削科之後亦無復科之令致仁所奏依庚辰處分其意絶悖　上嚴敎三司合啓請致仁遠竄　上批老昏止譴罷遂不復致仁性讒嗇愛財異常人有乞物輒慽然而曰何不不令我知君自取去既知之不忍與實聞者絶倒既拜相置鑰匙琅璫中尚曾每談之立朝頗畏約無儻逆志終始中鍾秀妻甚重而自為歹非其本心知者哀之罷相數年病死

俞彦鎬傳

俞彦鎬者相臣拓基從父兄之子也少治功令業頗

精叅苛歷敬清顯遯湖堂與金鍾秀結為死友聲言討洪鳳漢為金鼈柱客金致仁罪樹黨議置辟 上詢問侍從彦鎬不明言 命拿鞫旋竄宥還為猾譎黨所惡多置敬 上初元與鍾秀鄭履煜並顯庸附洪國榮至各國榮退奉朝賀當下 批彦鎬為銓堂八違 召正言沈樂洙疏斥宋煜億 上責批樂洙八侍啓避嫌彦鎬在衙每更端輒笑與筵者賅之德相事發領相徐命善論彦鎬八違 召之罪削職尋叙彦鎬頗拙約少氣力常有退沮意不如鍾秀倏黜喜事然其中視鍾秀益狡容判銓曹與三銓金宇鎮

相好宇鎮或携酒夜訪盡歡而去二品加望首注擬
宇鎮　上不用彦鎬宇鎮行政　上嚴教除彦鎬大
司憲宇鎮大司諫遂下教討宇鎮罪堂劾臺疏討宇
鎮並及彦鎬與宇鎮密通狀彦鎬疏下　上慰諭之
善復獄以知義禁與判堂鍾秀同按獄以領相金致
仁薦拜嶺西伯尋卜相時樂洙上疏懲討歷言曾禧
琛復有曰朝廷之上漠賊莫分搢紳之間忠逆相混
致仁鍾秀大疑惧不敢自下彦鎬受其旨新拜相初
筵　筵下樂洙起亂　聖聰不但一二句乖當駈一
世歸之遂請罷職　上允之別下傳教致仁因侍從

對策有通語乞免不出彦鎬上疏乞與同退如古人事一世笑之使燕未歸許解尹著東上疏言趙德隣事語襲魯禧　上追思憫痛　命卿宰入侍詢之著東罪彦鎬稱病屢遣　召促之始入作謾駡呻病狀進伏　上歷問諸大臣　玉音掩抑彦鎬無一言仰對致仁奏褫職　上夜命彦鎬南間囚　詢問彦鎬罪當死大臣諸宰並對置一律特　命減死大靜縣荐棘彦鎬職大官夜半逮捕下獄仍拜鍾秀判義禁鍾秀驚惶不知所為過臺廳大司憲李洪載方草啟論彦鎬要鍾秀問議鍾秀拂袖去曰但言送而已斯

好矣其餘吾不知彦鎬就囚攜一酒壺鍾秀飭府隷奪之發配令府卽沿路採柬甚嚴初彦鎬拜相　御製諸大臣像贊至彦鎬謂鍾秀伯仲鍾秀彦鎬平生自謂死友　上亦知也著柬罪詢問彦鎬但始不進飢進無一言而已無他罪鍾秀力言可死卒迫柬不餓其死謂死友如此彦鎬子鍾秀侄婿引義告絶鍾秀笑曰豈吾心乎聞者笑之三年宥還付西樞甫命不敢上疏自卞居鄉舍　上亦不之問

語錄

黃江語錄

黃江權公海島還新喪子病沉沉在床書言願未死一見甲午春余率女兒行溯江訪公宿于公之山水軒中十餘日相與劇談學術分裂世道訛誤其禍將至無父無君意犁然相契夜深月明命小舟載盡觴沿回於軒下江中酒後公愀然而曰聞子嘗有兩亡之論可聞其說乎余曰非謂洪之無罪洪是 春宮外戚金之必欲討之以逆其意至慴知舊多金邊人嘗以是爭之壬辰跋出某年以下數句語自其口說

出大惡斬柒已亟今則不可但以兩作言也公曰子見如此吾可盡言攻洪雖若公憤其意不但攻洪壬辰疏後情節已露果如子言朝廷之議吾所不知山野之論如洪量海金漢祿先師脚下近來言議不但攻洪癸未甲申之間不忍聞之況言援引故事作為義理吾老不死忍聞此言入耳乎仍嗚咽掩泣曰吾家世受　國恩吾雖屏伏窮峽如可報國不辭肝腦塗地而言議力量不能拒塞設淫惟願速死不見國亡矣余曰曾聞量海漢祿有此論傳說猶不謂信然今聞公言未知公聞之何處公曰此非傳聞年前兩

人貽書於余引古設問其言如此見之神皎失守不知為言始不欲答更思之無答亦不可遂答之曰仁弘甫瞻引胡氏說為萬古公道此外吾不知也彼知吾意自此書跡往復亦絶昨年余自海島歸漢祿忽又貽書暮年光華幸為甲謫(觀桂謫甲山之父況峴龜桂居況峴)之叔盛言其子侄之疏扶明大義吾答曰是非公議可待百年吾輩屏伏窮山何敢容議於時事彼見答更無書矣余曰漢祿必言吾不聞之知其為天地之所不容而猶不謂至於此也戊子聞姻友李奎緯議嫁女與洪斯文相宸之子約定婚期數月忽言洪

之祖禹寧嘗參論故縣監權公儼科嶽義不可與婚遂作之與金漢祿之議權公即奎緯外祖洪之參論不過年久淺一言而聲言作之其意在於托婚漢祿為其黨友沈嗀之所慫恿也吾即貽書切責言儒家一老宰尹鳳五與金漢眷婚頗有譏誚公議可見奎緯頗憾之吾意非但謂漢祿之為金龜柱同堂自聞其有幺言含血之倫義不可共戴一天與之結親人理所無姻黨之間不忍不言而亦不能顯斥其幺言此有愧於古人矣公曰李是吾故人之子無識至此即余問當世山林誰可恃者公曰櫟泉漢湖已作泉下人

子靜（靴上金公字）剛正公明少氣力只可保身叔謐（德相字）元無知覺其子侄無識此甚可慮伯高（金鍾厚字）足謂篤學狹隘無智慮專事外飾且喜事為病聞為金遷人余不信之鄙來謫行金相致仁因伯高致意贈蓑金相吾雖不知伯高為介受之義無不可伯高又以金龜柱意送蓑吾與龜柱不相識因人送遺甚不可謝而不受可知伯高已與龜柱相通矣莘村（賊臣啟飭）吾不知之謫詡仲兒鎮安卒辭遞彼言某在謫其子在官養之不可遞也此言一播監司不欲啓罷余貽書亦有此中言其父在謫其子在官決非人理讀書者亦有此

棟翁傳綿綿殘陽是暗能流与此異

論耶彼聞之不悅年前洪念海專程來見為致其意余漫答之櫟翁敗歸時彼疏所謂綿綿殘陽以櫟翁貳議也所謂莘村吾不知末終如何仍噓噫良久曰我朝尊尚儒術至今倫常賴而不墜而假儒名而害世道托義理而亂人心者國家世臣吾黨小子為利所誘見理不明禍國家而賊吾黨朱夫子所謂國不亡士流先亡者此也豈人力也余曰此單外托名義內蓄姦謀激之以義誘之以利卒而至於亡害以其假托之故人不得輒言斥之淺古姦邪之亂人國家未有至此之惜學者所以明天理正人心而適使

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焉用學為哉公輒瀝然易色而言曰何子言之激也人自累學學何罪乎余曰今日之勢不至於潦原滔天則不已所以地見不但笑笑消消老先生平生籍手上承鄒閩之統下啓千百世汲人授之於文純先生者即惟曰閑邪拒詖亦公承家之訓公不可以身不出而不自任其責也公曰吾死無日不死亦何為予年尚少無自輕也仍言前輩如俞公拓基李公天輔黃公仁檢櫟泉宋公金公時槩有折賊衛國之論讐讐說不厭翌年余對策登荼時公病甚貽書言憂勞於喜戒以難進易退進非

但進取而已不量進言亦可戒也或以余之敢於妄言也未幾公歿丙申冬余赴東縣過路操文哭公有曰孤山明月共小舟而浮河公甚樂而顧余引大盃而頹酡時夜半而歸来忽涔淚之滂沱哀世道之莫挽念時事之罔涯曰欲死而無見聞公言而嗟咤又曰自公喪而未幾庵哭雲於欄花猗日月之重華恭扶正而黜訛意者公靈之叩閽闔而侍 陟降霍風霆而驅妖魔是年秋有龜柱 處分也公歿十餘年世變無窮公之言歷歷如燭照龜卜何其神也嗚呼余之十餘年藉手一說妄自附於明天理正人心之

義者謂之有得於公之當日之論亦可也心苦力短既不能顯言明斥只就其已發者言之稍深謂可以比折其氣而戢其蔓者深中之言但重其惡毒徼娩之辭適資其侮慢私誣既深大義反輕公之不量進言之戒又負之多矣使公而至今在者謂余如何戊申陽復日書于高興論舍

此先人所為黃江權公語錄也語在於甲午錄成於戊申十有五年之間公之言歷歷如符契之不差炳然大義公與先人相對雲游而言之於當日者先人進而一言遂為公黨之擠陷斥逐時則挫

否之會也感哲人之莫作哀彼運之遂值錄之所以作也公始以南塘韓氏之門徒介然自守於湖洫懷襄之世采煨經洪相龜之徒醜正肆誣之論起而公作之甚嚴幾被其餘波之所及此猶斯文之厄無與 國家之事不見於錄中而量祿凶言起於同門之親友所以詆絶之辭即其言而證以弘皓之迹一言可以折迹氣而討賊衛國之誠至欲遄死而無見觀於錄中反覆上下鬱然有使人潸泣蓋其深識達見必知量祿凶言不但止於量祿兩賊而 國家之凶禍世道之極變必有假義

理托言議踵量祿而起者能之逢德之凶或亦其言議或憂其予侄金鍾孚之隘性外餙為龜柱人之說其言愈微而其意愈切論學憂道之見若可以斷之於十數年之前而定其案者噫其異矣儒之名重矣苟有假此名而售彼凶者其禍必深哉以下之惟在於並世真儒孟子之下楊墨朱子之攻陸氏是耳逮我 國朝寒岡之於仁弘同門也而下絕最早尤翁之於賊鐫舊要也而距斥甚嚴此其理不得不然也知紫之亂朱以其朱之不沫也惡莠之亂苗以其苗之有秀也權公之於並世

諸公知其為假真旨為公國害家之本而所以誅絶之者不過緊見於荅書之嚴卞參料之謝送而此亦非昭然表出於一世之耳目只是與先人相對涕泣而言之於窮山獨夜四顧無人之時則公焰充塞正氣沮弱殆乎及剝之陽而權公為一碩果矣先人秉執固嚴於未見權公之時而公黨覬言蓋驗於既見權公之後權公言議之微而不顯於送節始倡之時者若有待於先人而發之先人懲討之進而自任於公蔓滋張之際者蓋有聞於權公而得之歸則所討者祿德之黨耳先人懲討

之論輒以龜柱之黨為案而曰死士曰淫朋曰訛
類曰自稱士流曰所謂士流深惡痛嫉歷言竭論
皇皇如危亡之迫在呼吸即錄中所與對說而憂
歎者也辛丗對德相疏有曰其平居言議多為子
侄之所誤先輩有識憂慨歎惜之言臣嘗聞之此
雖不指言權公之名而即是誦說權公之言者也
及有辛丗疏有曰所謂士流之始入龜柱也有識
之深憂潛室者為世道永歎而十餘年來不幸屢
中此亦統及錄中所言也先人平生言議之本在
乎辛丗疏辛丗疏之本在乎此錄此錄之上下紊

千百言所作者假士名而為賊用也已黨之詆誣
我先人卒至有沒世之已禍終始以辛丑疏為言
則謂其自稱以士者作之曰賊耳孟子之楊墨朱
子之陸氏寒岡之仁弘尤翁之賊鐫彼尒皆士也
使其黨起而言者必作孟朱岡尤而曰戕害士類
也此於孟朱岡尤何傷乎哉嗚呼自今日而視戊
申尚謂其時之為否會乎先人之所嘗悲傷歎嗟
於前輩長者之言而為恨其不可復作者小子今
日抱遺書於窮海不敢出而讀之將以與骨肉並
填於邱壑而不悔也噫其痛哉壬戌端陽前日不

肖孤曾崇泣血書于清江之蠡室

恩坡散稿卷之八終